



禮志

志襍編網羅舊聞收拾剝語俾於志無遺憾爾然其中頗有與本志相發明於本志補缺失者山經水志有說必詳編貝碎金聚亦可寶聖人識小蓋亦有以也志襍編附藝文後

鄭加幾曰兩曜星辰麗於天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星緯不易

昔人受封之日以歲星所在為說晉文即位歲受實沈董因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按此晉主實沈故歲在實沈謂晉文公適屬得歲而言非專主即位時說春秋戰國地每多遷變要以九州之分為正

是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踈誕中國僅以舉星二
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總區
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
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夾溘鄭漁仲亦云
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
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
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
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癸辛樓議

陽城田氏嘉穀曰王應麟地理通釋十二次之分大梁趙也
實沈晉也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何以趙獨有
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之而次其地或多或少徒以相
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聞於其分野或有欺詳而爲占者

稽其攷蓋古之垂哲有以度御非後天所能測也陳氏曰
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箕室樞或繫之二十八宿實沈
晉或繫之五星辰星室燕趙先儒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
之辰其國屬之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成
王城唐而封太叔故參爲首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
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賈氏以爲受封之月歲星所在
之辰恐其不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以上占妖祥
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周
季上配天象有十三國呂氏云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
當時所有之國配之唐氏云子產有封實沈於大夏主參
封闕伯於商邱主辰則辰爲商邱分參爲大夏分其參也
久非因封國始有分野若以封國歲星所在即爲參星

每對圖自有分星不應相土因關伯晉人因實漢矣至漢
魏晉儒辰次度各用當時歷數與歲差遷徙亦非天象
數之正惟唐一行下觀山河兩戒上考雲漢之終始斗杓
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
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考其分野最得大象之正

又曰魏書天象志永興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注畢八月
乙未又犯之在參四年正月又食在畢直微垣之陽參在
山河之右或曰自上黨並河山之北皆鬼星參畢之郊也
五年四月上黨華盜外叛六月淺澤人劉逸自稱三巴王
據此參爲晉星當從其舊至晉天文志云上黨入與鬼二
度河東入張一度前人已闢之矣

明瀛海安栗應麟星野論曰余初第時見廖鴻野學士云天
不知是無頭腦學問且取步天歌讀之因考諸家果無
於丹元子者覽圖誦歌得心應目每於秋夜登臺仰觀內
自太微外及列宿經緯周垣若珠聯碁布可數而知鄭漁
仲謂素秋無月碧天如水一天星斗盡在笥中如視爲竟
忽而不究心非達天者矣

附測極議宋沈括玉衡去長十一度去極十五度第九星至
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雁門丙申爲朔方雲
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鉞
山之西癸亥天子南還升於髭之陞丙寅天子至於鉞山
之隊東升於三道之陞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駿之
馴造父爲御翔行遲絕翟道升於太行而濟於河馳驅于

里遂入于宗周庚辰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實
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
乃飲于桑林壬寅天子東至於雀梁乙酉天子西絕鉞陞
乃遂西南至於鹽己丑天子南登於薄山箕幹之陞乃宿
于虞

查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陜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通
道卽鉞陞也按太行山南濟源縣天井有水昌黎詩所謂
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托長劍倚太行是也至天井圍之天
井皆井而無水惟有天井溪卽水經注北流泉也

高平畢氏拔姬四州文獻攷

商湯韋夏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而二十五年作大溝

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

卅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元王六年晉滄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友擊一本作潔

七年晉烈公元年趙獻于城泚氏韓武于都平陽

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

十七年晉取泚氏濩澤

慎觀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夏名陽
爲河雍向爲高平

于類青陽娶于類氏生少昊今澤州訛其瑞

井肩有井伯穆天子與井公博今天井一日天門集所著

邑井指所分

魏陵女媧氏之臣有媧陵氏列子所稱夸娥也

唐荅如杜例云赤翟別種今壺關陵川

辰辰放氏後春秋赤翟今高平辰垣

舜赤翟春秋鐸遏父邑今澤之鐸壑訛奪火

米米子國赤翟後今高平米山

依史伯說依疇歷莘皆郟邑鄭語依蔽補丹也郟在翼丹在

澤歷依在今陽城莘在下陽

五鳩少昊臣元魏有五鳩墓在今高平發鳩山

胥胥臣胥氏之先在太行邗

伯封夏天官夔之後羿滅伯封金仁山曰君臣爭諸侯也後

爲吉甫邑在今高平

原城后扞居原村云沁水西北有原城築以二原度考師者

襄郟應郟風俗通曰晉有渠郟公周大夫渠伯糾後澤有渠

山非齊渠郟

郟已姓周邑野王西北在陽城

董封趙董安于死簡子追封在高平非聞喜董澤之陂

郟邲姓春秋二郟一在晉魏舒以司馬彌牟爲郟大夫在太

原翼有東西郟曹參從韓信擊破曼說軍於郟東即沁水

東郟

續續牙國續牙舜之七友舜發退爲諸侯晉狐鞠居采謂之

續簡伯

范士句封長平句邑范與和大夫爭田卽此

冀冀氏并於晉晉以封邾芮昔邾季過冀舉邾缺冀齊氏無

有冀亭在皮氏東今沁水故縣

陽即陽樊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樊八仲之官守焉秦襄
周於陽人聚今陽阿

自顛軫卽此

厚晉伐原以原公歸高平原村有原公水晉伐荀以賜原氏
先穀封曰原穀

邢武王後封邢京相璠河內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邢城邢亭
邢臺隱十一年王以絺租攢茅十二邑易鄔列爲邢田

潘氏三鄉分晉徙晉侯端氏今沁水
南關今高平有南相如廟北藺在汾

巴公周回姓國呂氏春秋晉文公西伐巴蜀今汾州還巴亭
於高都魏將有巴亭

晉陽肥子後遷昔陽平順東有昔陽故城荀吳假道於虞
入昔陽昔陽人遷長平

散宜莧娶散宜氏後散宜生事文武今高平散蓋山訛拿商
蓋殷侯國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番攻
九番而商蓋敗今高平蓋州

注氏遼書趙獻子城注氏竹書梁惠王九年晉取注氏有注
谷水

勝風王祀封縣今沁水西北山瞞姓
高粱公羊晉人敗翟於高粱在高平非臨汾高粱故墟

陵澤隗姓國卽陵子壽胡也今陵川
鄔卽秦惠公許嬖大夫鄭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卽此

惠王元年趙魏伐我鄔京相璠鄔城在山陽西北六十里

左氏傳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恭王
罷盟于赤棘今澤之大棘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白起破趙軍於長平殺其將趙括城降
卒四十萬 長平初隸韓赧王五十三年秦將白起伐韓
拔野王上黨路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
趙趙受我秦必攻之韓趙爲一可以當秦於是降趙五十
五年秦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
以據之趙用樓昌計媾秦求和諸侯聞之不復救趙廉頗
堅壁不出又多亡失趙王數讓之武安君白起行千金爲
反間言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括母諫不聽秦王聞括已將乃遣

使武安君爲上將齧爲裨將令軍中無敢泄武安君者
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軍佯敗走張二
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卽今省冤谷是也其谷四
圍皆高山前一路僅容車馬趙軍旣入秦用奇兵絕其後
軍分爲二糧道旣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築壁堅守
武安君築臺以望趙軍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
上悉詣長平遠絕趙救兵因建空倉於西山以給趙軍趙
軍絕糧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
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解甲降武安君誘入谷口盡坑
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共四十五萬人
當日頭顱如山後人收而埋之置骷髏廟

戰國趙括母長平之役括母嘗上書趙王言括不可使括少

讀父書自以天下莫能當與父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問其故父曰兵死事也而括易言之趙若用之必覆趙不可使為將王不聽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卒用括以至於敗君子謂趙母知子趙王不知臣為足恨列子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里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欲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墜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婦妻有遺男始亂既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及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固固不可動曾不若愚公之為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接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北冀之南漢之陰無障斷焉

摘山海經

太行在郡邑為中原之繫北次三經中名實今昔不同而厥絡可尋况王屋發鳩沁水丹水漳水可指者猶有目類及之所云四十六山如神游洞壑知太行縣延極於塞塞故摘山海經北次一卷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

今在河內野王縣其首曰鹿臺西北行音戶嗣反

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麋羊而四角焉尾
而有距其名曰驪善還還旋旋儻也驪音驪其鳴自訃有鳥焉其狀
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鵲音音是善驚其鳴自訃人聞

呼為鵲音
手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淩淩之水出焉

音而東流注於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鱗魚四足其音如

嬰兒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鮪為鱗音蹄而食之無痲疾

凡記鱗魚鮪魚孩兒魚名鮪名納皆能緣聲如嬰
兒土人云聞雷則奔竄山谷今青羅山多有之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

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

其鳴自訃有鳥焉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鷩

又東北七十里曰成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鏹是多松栢草多

芘草條管之水出焉音音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

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

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也其名曰飛鼠澠水

出焉潛于其下底也其中多黃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

牛而赤尾其頸鬻其狀如勾瞿言頸上有肉鬻也音劬其名曰領

胡其鳴自訃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

是自為牝牡名曰象地其鳴自訃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

河其中有鮪父之魚音音其狀如鮪魚魚首而凝身食之已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璽多

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是多石澗水出

焉音華面西北流注于泰澤地理志王屋山流水所出澗沈聲相近殆一水耳沈音濟

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

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

有故溝處無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

九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外傳曰景南望鹽販之澤即鹽池也今

縣或無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諸蕢根似牛蹄可食音今江南單呼為諸蕢

其草多秦如其陰多豬其陽多玉有

焉其狀如地而四圍六自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設見則

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尸子口龍門未辟呂徒未

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其上多蒼玉多金其

下多黃璽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

美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

有沅澗黑麻名也尸子口加沅黃澗高水出焉南流注于

河

又東二百里曰轟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

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淮南子曰薄水出焉于山而東南流注

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
林之水出焉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

水其中多肥遺之地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

有鳥焉其狀如鳥而白文名曰鳩鵲姑習二音食之不澇不焦目也

或作鵲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音恭南注于庫池音呼

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鏞其下多竹有鳥焉其

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設食之不如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其上多松柏有金玉

其東有林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

流注于汜水

又三百里曰沮洳之山詩云彼無草木有金玉瀑水出焉音其

南流注于河今洪水出汲郡陰慮縣大號

又北三百里曰神困之山音如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地

有飛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

洹音澆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

縣入於漳其水熱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今在上黨郡其上多柘木有鳥焉

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設是炎帝之

少女名曰女娃炎帝神農也娃惡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

迂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堙塞也音因

漳水

出焉

音漳

東流注于河

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鄆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

今在樂平郡沽縣

上有金玉其

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清漳出少山大

南暴宮邑入于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

而東流注于溢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緇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水多枸

木中實也音而

芍藥芍藥

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

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

鱖似鮪而肥或曰鱖似鮪而青大白色也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而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郭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漆水出焉

其陽

音悉各反

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

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

泚水

出于其陰

音抵肆也

而東流注于彭水

今泚水出中邱縣西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

于津水

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泚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

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皐澤其中多礬石

未詳也音雷

或曰石名

敵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

水焉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葦沱

呼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

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

無草木冬夏有雪

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庖沱

又北三百里曰黍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

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

音屋棟之棟

其鳴自訶庖沱

之水出焉

今庖沱水出鴈門而東流注于漫水

音樓液女之

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

波音悅釋之釋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

濩音尺濩之濩而東

流注于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臯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漫液

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

今在北地縣邱縣

滋水出焉音慈而南流注

于庖沱其木多櫟其草多條茲水出焉

音條東流注于河

地大子易水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鄴水出焉

音作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

音沂

般水出焉

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

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

燕水出焉東

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

其獸多彙駝其鳥多鷓

未詳或曰鷓鷯也

歷號之水出焉而東注

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未詳或作說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獬

音元其鳴自訶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

如麋其川在尾上

川麋

其名曰罷

夏光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瀛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遼東山遼東山遼東山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莖之魚未詳其上

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馬門之山無草木馬門山即北齊馬門山

名云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多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

百里無草木有玉金

又北五百里曰罅于母逢之山北望鷄號之山其風如鷄

風貌也音夙或云鷄風也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即黑水也是有大蛇

赤首白身其音如牛兒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

山萬二千三百五十二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二十

其祠之皆用一藻苴瘞之藻苴藻音昌代反其十四神狀

皆覆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瘞所不瘞也其十神狀皆

身而八足地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

用稔精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摘水經注

水經注沁水逕行跡於今猶舊丹水濩澤及枝津所合并

流注處攷之良然緣摘經與注從源至入河中間策過分

合灑灑可誦亦備史公河渠書之義 秦中商洛間有丹

水特列經目此則附沁疏說以是水孤行不遠故也

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沮當作涅宋本作迺後漢郡志

之山沁水出焉南流在河郭云在涅

沁水即洎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

遲滄一隍又南會三水歷洛出左右近谿參差異注之也
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

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
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

蟲蠱水合水出東北巨峻

御覽作峻

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

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於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
出巨峻山東帶引衆谿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
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卽此是也其水南流
入於沁水

又南過陽阿縣東

沁水南逕陽阿縣故城西冀土城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
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漢澤水合水出

城西曰瀾漢下東逕漢澤墨子曰舜敷漢澤應邵曰澤在

縣西北又東逕漢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元武漢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

東合清淵水水出其縣北東南經澤城東又南入於澤水

澤水又東得陽泉水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

水東逕陽陵城南卽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下

詠爲侯國

一本作下詠考之史記漢

並無其人惟琴操

作水歷焦

宋本

燒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

卽開燈也其水東南流逕北卿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

南注陽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漢澤水又東南又有上澗水

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北山在

漢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

其水自山陰東入淺澤水淺澤水又東南注於沁水沁水
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而
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泂波漱石瀉瀉入
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泂上下岑
逕裁通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宋本密奇宋本爲宋本
蒼也

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沁水南逕石門也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
西七十里沁水左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
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
按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

水源出銅堤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

御覽引此曰太行山

西王屋以東晉巖高峻天昔霖雨衆谷走水小口

宋本

進木門朽敗稍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壤五里以

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方石爲門若天亢旱增堰

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

御覽引此斷水空渠行

湧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

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

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伐

御覽引

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澆田頃畝之數間二

玉海引此亦作間二

歲月之功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

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耄傳云自

厥成者非人功所造也其水南分爲二水一水南出爲朱

潯水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
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
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東又合小沁水水出北山
臺潯湖南流爲臺潯水南東入沁水沁水又東倍澗水注
之木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於沁水

又東過野王縣北

沁水又東和木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則

宋本作即

五行之異名

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
德能覆也內貢剋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
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
詩所謂徒始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矣其水南流逕
和城西故邢關

宋本

也城南有邢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

王將伐鄭富辰諫曰邢武之穉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也
三十里有故邢城邢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
中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邢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
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
令范粲愛河中宋本太守元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
碑於廟治中劉明宋本別駕呂次父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
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
從趙鞅聞殺黑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
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
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邱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
迴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事盡
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養耳美

魏明果遷魯立堯祠於山矣非爲迴轅於此也邗水東南
遷邗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橋一作臺西南三十里今是

臺在邗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一作有之余所
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

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

東地置東郡衛元君自漢當作漢陽徙野王卽此縣也漢高

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王莽之後除縣曰平野矣魏

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一作治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岳廟廟

側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陰渚青青彌望奇可取

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

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

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

東北卑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

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

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

絕水是也絕水出注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

水所出東北流左會舊本無會字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

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注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

庶長王齮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爲

將後遣馬服君舊本無君字有之字吳瑄本以之字改作君字子趙括代之秦密

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

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初

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傑

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隄南北五計許

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疑作存焉漢武帝元

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

東南流逕泚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

于城泚氏絕水東南與泚水會水導源縣西北元谷東流

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泚氏故城南世祖

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

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

北山南流秦坑趙象流血丹川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

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

水者也晉書地道紀曰縣有太行關丹谿爲關之東谷漢

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三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

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

歷西巖下巖下有天泉洞發洪源巨輪本本作洪源巨輪

淵深不測對漢冬井寬川含綠雖嚴辰肅月蒸寒脂麥丹

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

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

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

太行之嶮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

序破慕容承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

水及東天井谿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

北谿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

出山逕鄆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鄆國

志曰山陽有鄆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鄆

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儀

襄陽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南
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謂之丹
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
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也水首
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
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又合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
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於沁水也
又東過周縣北

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
國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
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爲
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於沁也

又東過邢縣北

轉詩外傳曰武王伐紂野鄉縣名邢邱曰懷據今懷

春秋書朱管陂管國懷是也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

也書三河之地漢書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縣北

有沁水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質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

沁水於縣南水積爲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
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
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
左水焉以周城漸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
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
殷城北郭縣生述征記曰沁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

謂楚黃之聚殿王珂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
鄭次於轅城轅城卽是城也狀殷之爲名久矣知非從邛
邛音動聽以郭隗爲轅州刺史都督綠河諸軍事治此朱
得又東南注於湖湖水分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
南遷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爲侯國今
城之東南有古冢晉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
人徙家蓮芍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骨自治家塋起祠堂於
平陵平之肥牛亭近軹縣界許之詔爲從亭哀帝建平二
年薨遂葬於軹此則非也沙溝生東遷軹城北春秋僖公
二十五年夏大旱於軹之於軹縣界東相潘曰在軹
縣西南又遷軹城西東南流入於濮濮水又值東南流入
於河先儒亦咸謂是濮爲涉一作濮故莊周及關雎詩
涉水至武德入河蓋涉水枝潰條分所在布稱亦兼考水
之目矣

畢氏曰析城古桑林昔湯禱雨之地有廟巖然其實桑林卽
濮澤也吾安知大濮之與桑林一樂一舞非同部也皇甫
謐曰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濮別名蓋得之矣左傳
襄公十年晉侯以偃陽予宋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
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
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邱吾殺此三人則天
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
孔子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
命也夫于路趨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

殺之而後從政故邱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
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重傷其類也
家語竇鳴犢一人說苑澤鳴犢犢兩人犢卽鳴犢澤以邑
氏水經澤氏縣卽今陽城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
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
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
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
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
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
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
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幸赦其

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
王屋洛林者欲以天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
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
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
兵下芒卯並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畢
氏按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
陵潁瀘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卽許鄆陵河內之開
封中牟陽武酸棗卷此或效潁川長平然王屋洛林則皆
跨河之南北林林鄉也王屋軹也長平或先隸魏後隸韓
竹書顯王七年我與趙榆次陽邑十年鄭取屯留尚子十
七年晉取汝武濩澤濩澤今陽城汝武今高平尚子今長
子國知南北長平先隸魏也然蘇秦以合從說魏不言長

平魏至是以長平與秦又何以有秦趙之爭哉韓之長平既破韓復有一長平在潁川魏有長平在汝南秦有長平在谷口豈皆韓之遺民歟秦有其地不有其民其民歸韓歸魏韓道絕而通於其寧出入由魏乃分有其民也秦以長平旌武功望夷宮在長平卒爲二世幽絀之所以一人殉四十五萬之衆天道蓋可畏哉

墨子夏王祭天有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禹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戡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山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帝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降火於夏之城聞西北之隅陽奉衆衆以克有曷諸侯於薄鴈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贊服此則湯之所以誅桀也桀居天門天井也鳴條在今冀氏少山在沁源

周商高美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夫子善數也請問古者庖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其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以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

方出圓笠以爲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

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聖

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以數其裁斷萬物惟所爲耳周

公曰善哉注云商蓋在今高平商客老子之師起太行固知商高七姓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

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

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

子曰二子蓋相觀乎南山之陽有木曰樛二子往觀焉

樛棘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樛者父道二子蓋

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往觀焉梓勃焉實而

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

乎告以商子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商蓋即今高平散蓋山事散宜生續封說余蓋

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

商蓋服矣辛甲七十諫而紂不聽歸周周封甲長子至辛

有之二子爲董氏

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之耕年剛畝正河濱之漁

者獲舜往漁之耕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

焉耕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

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

曰聖人之德化乎

列御寇造父之師曰秦巫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轡甚卑

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爲斐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
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爲
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
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
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御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
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
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
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
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輪輿之
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
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造父本封趙城秦趙共祖之穆天子傳造父御八駿再登顛
輪過黃澤顛輪陽城黃澤速州也

曩葉爲不道暴戾頑貪棄義卽讒以十萃侯侈爲相凌轅
諸侯以及兆民不由於國始遷於垂秦龍逢以諫死太史
終古哭而去大霧雨血枉矢參射湯與伊尹謀代夏伊尹
往視曠夏聽於妹喜妹喜曰今夕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
有日兩日相與闕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湯
方發師升隋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戰於鳴條未捷乃
而桀走遂至太沙禽之焦門放之南巢而夏亡桀乃城地
鳴條在冀氏南沙子圖今涉縣桀居天門在澤之晉城太
行之上吳起所謂左右孟門羊腸在其南盧畢在其西也

陽城有顛輪見穆天子傳冀攻虞入自顛輪以地氏左傳顛
頡燔信負羈宮文公殺顛頡釋魏犢

漢桓譚寶公年百八十兩目皆盲文帝問何因至此對曰臣
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
餌寶少康後起今沁水觀津儀州皆其後

世本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郡按
經傳禹與堯舜所都同在河北冀州之域居陽城爲避商
均

戰國策曰桀之居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地理志曰上黨高都在天井關即天門也

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
谿之陽盧罕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無爲政不善
而湯伐之

國策蘇厲爲齊說趙王曰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命秦
服而聽及溫軹高平於魏及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
也

左思魏都賦魏土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
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
十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

空倉秦以給趙米山趙以給秦夫唱籌量沙敵獨疑之曾謂
聚米爲山十數里層巒複嶺假以走敵安可欺秦趙之牧
豎哉北岳祀恒山以其神爲庚桑泣西空倉嶺北廟祀空
倉神是乃庚桑之轉音也明宋廬辯亢倉子

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陽紆其川漳其浸粉澤

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口陽紆所在未聞畢氏拔輶曰意即澤之陽阿陽阿既註
澤澤矣語曰陽阿之劍又曰陽紆之劍今其地工嚴錄名
大陽由
來遠矣

春秋隱公十一年王取鄆劉爲邾之田於鄭
地輿記曰鄆在
水西劉曲屬澤
邾在
太行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
克被美齊卓子
及其大夫荀息

高粱卽曲梁春秋晉人敗狄于曲梁公羊曰高粱書在晉
入滅潞之上高粱距潞不遠矣 畢氏曰高平有高粱土
梁必有下梁由下梁戰高粱由高粱滅潞距潞百里西師
之次也 又僖公二十四年傳戊申使殺懷公子高粱杜
注曰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陽

春秋文公八年傳賈季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忘其暴
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
續簡伯賈季奔狄 畢氏曰續色濩澤續簡伯射姑之族
射姑使鞠居殺處父續與陽比隣故也射姑奔狄爲賈族
今潞南賈村

爰狄防風氏之後主封禺之山山在永安沁水西北狄數侵
中國爲有鄭瞞之族也 左傳文公九年鄭瞞侵齊遂伐
我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
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猶見
於賦 按長狄春秋時禰居潞澤者說者始末略

晉天子傳天子休于濩澤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濩澤應劭
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故城南

竹書紀年周烈王十七年晉取元武獲澤梁沈約附注曰鄆雷澤舞鶴處

長平之坑至今農人掘地多見髑髏人骨及戈頭箭鏃或箭悉銅製箭鏃三稜今猶及見之往往箭鏃中骨不得出李賀詩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曰翎金鏃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又曰訪古沈瀾收斷鏃折鋒赤墮骨封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繁竹

省志紀云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遺址尙存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土人謂交兵時築

省志紀云度川黃應山又名秦嶺謂秦時築以事獲之長平之役秦人遂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築也又計石城百里華

轍以歲月不測城壘皆循汾河之墳當絕險之地有城三北曰武安南曰屯城皆自起屯兵之所左山右水進退有據其法長平尙百餘里頓大兵於此越數險而擒雉虜敵俾無噍類夫以四十萬衆既當其鋒又絕其後又宿重兵於別所布置得宜陰陽互用吾觀武安之行營部置而信能成功於頃刻也即秦王不親至河內發民十五以上赴長平武安亦足自辨矣

五代史李嗣昭傳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襲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季級遂取澤州殺高平有韓王山鳳臺已公鎮有可寒山均當孔道查舊志無含山疑即含山之訛始爾存之以舊豈李嗣昭本建韓復訛合爲韓歟

世本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經傳夏堯舜祠在河陽
州之域不在河南若陽城爲避商均山海經少室之山
璞注曰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秦室是河南有陽城
博物志曰河東堯所都大陽舜所都前趙劉聰據平陽後趙
石勒據襄國石季龍據鄴北齊高歡以鄴爲上都晉陽爲
下都

河圖曰九州殊域水泉剛柔各異雍漢合商羽端號烈人樂
捷其泉辛以鹹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杜牧
曰冀州者以其特疆不循理冀其少被弱雖已破冀其必
疆大也

唐以後五代十國皆節鎮流藩合井會朱溫併河內魏博
滑州而爲梁李克用自河東據滑州而爲晉

禹貢雖指云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魏國魏始有河
東河內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縣魏晉魏始有河內不止

河內郡地也

高平華氏濮姬曰周禮有星土之說晉屬諸參澤戎不暇戎
翟黃稱處此潞子土地甲兵壓天下周鄭齊魯邢衛脩狄
方西向與晉爭沁之潞翟武鄉沁源之白翟遠之昔陽榆
社之甲父純留之留長子之吁壺關陵川之唐咎如甲耳
澤之輝高平之辰米陽城沁水之烏鴆長翟杖馬箠從潞
子蓋邊不爲晉之分民豈爲爲參之分土晉分民參分土
何以天子諸侯百年戎翟之患無寧宇春秋詳內而略外
不論也晉之滅潞也爲不祀也星辰之神山川之神與

農視融久假晉何棄而不祀乎

又曰太行東北奄為霍土周鄭齊魯邢衛歲常被兵虜鼓風

沙昔陽甲父米子留舒舞辰與醜翟長翟白翟烏號卓落

相道尾參秋八九守舒東汶于晉晉何嘗始封有土黨哉

新唐書戶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二口十五萬七千九百十土貢

人棧石英野鷄 縣六晉城濤氏陵川陽城沁水高平天

寶元年更郡名有府五日丹州永固安平沁水白濁

隋志河內郡有濟源縣舊有沁水縣後齊廢入有安昌縣高

平縣後齊廢有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

按隋開皇初始并為澤州長平郡自此前後魏六至唐

省丹川入晉 城建高平郡而州縣界域合并盡如今時

雖析置省改不同其疆里隸屬無異實與唐魏晉並立貢

而有無然矣 茲土今昔之跡著矣

朱志云河東蓋禹貢雍冀二州之域而冀州為多當齊參之

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翔當太行

之上地有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寒

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畜其斬嗇尤甚朔方樓煩馬

之所出歲增買市以覓監牧之用太宗平太原慮其特險

徙州治焉然猶為重鎮屯精兵以控邊郡云

答齊洪氏隨筆曰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

而傳至于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

紀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丹朱之惡

顧在所紀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肖為之立繼乎左

傳載子產之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成王滅之而封太叔史蔡墨曰陶唐武王子封於晉者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
 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存子孫武
 王滅商封帝堯之後于薊而未嘗一見于簡策史趙言楚
 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問參與
 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在舜皋之
 下而爵邑不能及其子孫何也

按平陽府浮山縣志云丹朱食邑潞有長子縣其名舊城
 曰丹朱城唐十道圖曰堯長子丹朱築在縣西周二十里
 又有丹朱嶺縣南二十五里兩謝榛同周斯盛飲山樓詩
 萬年不改丹朱嶺聖帝垂名冥白雲疑時封食邑有之
或又云其地為長我新者謂長名西漢書云長子丹朱
 辛甲所封有鹿谷山嶺嶺東至鄰人清漳顏師古
 注曰長讀長短之長吟格為嶺切之長非也此未必無據
 不知孰是

古所論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也今所謂山東乃古之齊地
 齊齊是也謂之山東蓋太行山之東也
東漢詩注

子子曰太行牛之難不使晉人
 十三州記曰太行山或曰孟門蓋險阻是也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河出孟門之上是也一在太行山
 東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

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豈煩注云孟
 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孟門者太行隘道之隘也

一 釋名之白徑耶

金氏履祥曰太行為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

漢志云濁漳水出鹿谷山淮南子出發苞山後漢志云

由皆發鳩山之異名

魏清初氏謂曰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如自河

魏謂之太行山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

孤露與一邱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為表

識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遂疑古言之非未可也

河南程氏曰古法律管當實于江百粒黍羊頭山不相應則

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

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羊頭山後一說志云羊頭山在澤州長子縣東南五十里

上有石狀如羊頭故名按今長子縣東南正屬高平縣境

上有神農廟所謂前簷滴高平後簷滴長子是也

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鐘之俞以子穀秬黍中者子有二百實

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

斛黃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

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亘十州之界連河北諸州始於

懷而達於幽為天下之脊 地理通釋

地理志鳩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

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有鐵門關居庸呂氏春秋沈

塞之一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河內修 范曄曰北斷太行之道屬

一 上黨之師不下 山自孟州綿 蔡澤謂范曄曰君相秦攻

屬之險塞太行之口

乾河鳳臺縣東南八里白水至此伏流白水河記云於旱乾水絕不流伏於地下至丹河處始出會流下山陳詩乾河立塞攻劉楨處

四州文獻載神農之興百穀滋阜羊頭黍爲律上黨禾爲書是以丹梁似蓋香露成池因有豢龍之圃時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赤松子其著也稻梁麥菽粒我蒸民遂爲先代飲食之人

蒼頡作字四目靈光或以爲黃帝之臣路史以爲史皇神農氏後蓋神農已作穗書書與穗相因是今上黨羊頭山神農始獲五穀西連倉頡古廟乃知倉頡君天下者非臣也

詩地理考漢地曰曼集之居左河費右太澤

陽在其北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築徙安邑陽并道隴在河曲之南築走保三腰今定陶也築自安邑入山出太行東南行三十里有隴山

朱子曰河北諸山自北寰武諸州乘高而來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爲雷首又一支爲恒山又一支爲太行太行山千里其山高甚上黨在山脊河東河北諸州在山支今陽城縣境正當王屋太行二支迴轉之處中以沁河爲界也

路史前紀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螺蚌之殼魯公等以爲桑田之變者也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

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
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
王屋之洞周回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
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菌紛
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僊靈朝會之所世人
謂之西頂蓋以武當山爲南頂泰山爲東頂而並稱三頂
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願塵事羈縛恒以未獲一游爲
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
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覃懷戊寅宿濟源己卯晨出縣
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度秦嶺
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劍河堡南行又折西北行十五里至
陽臺宮在王屋山之麓唐司馬承眞脩眞之所也明皇德

書參陽巖三巨宇殿中塑昊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元辰皆

偉麗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眞別號
也入道院見大鑪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
八仙嶺其勢如八仙飭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仙
鶴洞不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余武
講煙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卽煙蘿子宅址也煙蘿子
者晉天籟道人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
日于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湖北行磻道
中蹇亂塵屨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風颺颺起巖谷林
木間令人震恐磻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壘獻盤曲莫託
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導引入紫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
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眞門門內爲天王殿榜曰天下

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面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爲天壇絕頂之游乃乘小山轎僕夫持繩牽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望仙墩雨披雲于脩煉之跡又上四里至憇息亭凡登絕頂奇記此必飲茗少憇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嶮輻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癭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巖觀煙蘿子登仙石石上有足跡下有澗曰避秦溝又稍上則紫余巖巖之右有三官洞洞前有仙人橋少頃至南天門則愈陡絕手攀鐵索以上觀軒轅皇帝御愛松小憇樓又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又行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明真君祠乃陞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日日精峯日始出時品彩爛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于是東望海岱西眺崑崙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小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觀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乃下三級瑤臺編觀古今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夕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圓與仙人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磨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蓮火如流星下上明燦者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辛巳昧爽起觀日出之

景甚奇天既明陰雲蔽翳移時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古松十數株天矯如虬龍環列以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潤尺許長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絕神悸股栗又觀老子鍊丹池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莫測人跡 一元時歲投金龍玉簡于此余欲往游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一里許游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一曰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傳所滅之山升白氣于天落五斗峯化爲淫雲自石竇中瀉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輒聞銜鐘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 又曰日出沒時間有劍影之異余嘗游好遠區悉未之逢也 是日由舊途下山

曾某微信與余游夢游一山極奇觀 嗣後游四方名山

曾某乃今登此山極奇觀與夢中見冷失豈偶然者

曾某乃今登此山極奇觀

明公安汝道書太行山語示陳山人陳山人嗜山水者也
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嵐與居鹿豕與
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跡什九而塵其于名勝高
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
醉善知山水者不若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
而後知是鳧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
是猿猴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笑兀疑
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
往來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携一

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笑曰杭名
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謂一
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
究曰太形是僕大叫咲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不
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
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
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咲也

宋蘇軾太行卜居云柳仲舉自其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秀
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明王樵私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
折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

北涉水北流貫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

說水之導車轍之續皆在所經矣又于是太行恒山于
碣石太行在懷州之地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
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所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
上起峰耳恒山北嶽在雲中者是歷代以曲陽之山爲北
嶽非古之恒山也碣石一在平州一在高麗界中

畢氏紀郭經洹水圖說謂洹水出洹氏縣疑今澤州陵州左
傳聲伯夢濟洹水而歌注云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
林慮屬今彰德府林縣隋圖經謂安陽河卽聲伯夢澤之
所詩氏說文又謂水在齊魯間以衆說考之意洹水非高
平陵州所自出雖伏而再發而高平陵川舊志悉不載

澤水源

曼曼司控圍是玉川子煎茶處中有二泉或曰玉泉去豐谷
不百里門外一水曰澗水出王屋山按通志玉泉在靈水
莊遺全煎茶於此今水經注不載

通志十五年黃河漫流議導沁入衛給事常居敬言衛輝城
平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以清未便

明紀

沁河決蓮花口金吃噹水浸獲嘉新鄉一帶尋塞之又加築
堤壩以防漲漫

南河全考

洪水至武陟縣與黃河會合其湍急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
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吃噹最其衝射受害處也萬曆十五
年沁從此決新鄉一帶俱爲魚鱉

河防一覽

於下太行至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

明侍郎汪在直疏北河通漕導藉備水然山源味屬則正

壅獨有挽漳別沁開丹三策

丹水自高平縣來至河內丹谷口有大丹河小丹河從石
門分流大丹至新鄉入衛小丹至岳河尖入衛長一百九
十里二里

河防志

沁河性善變遷衝決之害甚於黃河至武陟北開寬二三寸
丈水甚淺且濁脩武縣西開丹河寬七八里五六尺深幾
城北行

丹河南注西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用灌漑至
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

紀程

春秋左傳曰聲伯夢涉洹水圖經曰洹水出林慮山西北
洹水縣舊曰洹氏縣在澤州高平然高平無洹水

濁漳出高平發鳩山東逕壺關屯留至武安縣東清漳出樂
乎南少山自涉縣來注之其處名曰交漳口遂東過鄆縣
入磁州經銅雀臺至館陶入衛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穿太行山出濟源縣經河內武陟縣
入黃河自濟源大坡界起至河內計長七十里又東與大
丹河合至武陟亦長七十里又東行長七十里寬一百六
一于丈中皆浮沙淺深無定伏秋水發常虞泛溢

夫丹河源出山西高平縣穿太行山至河內縣入沁河自河
內丹谷起至劉村入沁河計長五里 行水金鑑

明嘉靖郡人龐浩小析山記云小析山在州城北十里許晉
司馬師常住牧於此今有旗杆石在俗呼爲司馬山金李
鶴鳴先生嘗爲司馬山成湯廟碑可考陽城有新城山見

一 莫文懸若背須其地益高山益峻延亘既遠上有三池壘
一 襄漢發奔迭益駛環州城南會爲白水東南逕青蓮峰合
一 丹水入於衛

省志紀載云王朴欽天歷法世罕傳歐陽脩嘗問于著作佐
郎晉城劉義叟義叟求得欽天歷經四篇然後朴之歷大
備義叟好學知書尤通於星歷嘗曰前世造歷者其法不
區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歷最爲精
審後世善治歷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王朴
能自爲一家朴之歷法總曰躔差爲盈縮二歷分月雖爲
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臆胸而朔望正
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

道八節辨其內外以睽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為夫
觀天勢之升降祭執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倍矣測
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
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去深簡易而徑
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易也李淳風著晉書天文
志劉義叟著新唐書天文五行志胥史蘇董因之疑也
後漢梁商自以威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
竟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于是京師翕
然稱為良輔風俗通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病則給醫藥常
使戶曹巡行

宋史律歷志皇祐四年十一月日月食三曆不效以曆大
歷及宋四歷屢定皆以景福為舊歷欲改作新曆而
樂天尸頒行逾三年所差無幾詎可偶緣天變輒謂改移
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虛於敬授人時雖則豫考交會不
必胎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迺從義叟言復用
崇天歷義叟歷學為宋第一歐陽脩司馬光皆遵用之後
周焄沈括再改皆不效然後知義叟之言然

金章宗承安四年五月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應奉翰林文
字陳載言四事其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需
其三審次寬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劄獲
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霑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
也上是之

金大定二十九年諭有司曰百姓多有鹽禁獲罪朕欲優均
辦例令民自煎令百官議之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

辨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
每月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息又運鹽兵
吏往往扶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
違者按察司罪之叅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議
新進士策至縣令關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
所出晏對曰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
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
人詞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
人計二百五十人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後南北選
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入仕者少故縣令員
也上曰自今又理可采者取之無限以敷

楊澤州庭秀字德懋華州人大定中進士學詩於南唐張翥

南有湖心曉夢江湖滿醉眼春風草木低之句泰和三年

刺澤州致仕後閒居鄉里坐爲楊珪註誤被法士論冤惜
之

秦畧字簡夫陵川人父事軻有詩名工作大字簡夫少舉進
士不中即以詩爲業詩尙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
自得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者耶年六十七卒臨終留詩云軀
殼羈樓宅兒孫邂逅思雲山巖佳處隨意著詩蒐簡夫自
號西溪老人有集行於世子彥容爲黃冠師今在平陽
甲編脩萬全字百勝高平人兄無夷字百福崇慶二年進士
百勝少有聲太學中貞祐二年乙科調福昌簿不赴隱居
盧氏山中以讀書爲業作詩有靜功然不多見也正大中

召爲史館編脩從行省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秋風
謝微廬晴暈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縱
所如不數日溺水死人以爲讖云

郝先生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家世儒素伯父子鵬有詩名號
東軒老人先生少自有賦聲早衰多疾厭於名場遂不復
就舉貞祐之兵避于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
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一傍富兒之門年五十七卒於舞
陽臨終浩歌自得不以死生爲意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
好問十四五先人令陵川時從先生學舉業先生教之曰
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磔綴輯外或竊題句
護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又曰
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世仕
途多用會聖敗官皆苦於饋贖不能自堅者耳男子生
不耐饑寒則難小事不能成子試以吾言求之克生江於
詩時命好問勳和或言令之子欲就科舉詩非所急將無
徒費日力耶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
爲舉子耳子思溫字和之孫經字伯常今居順天

趙內翰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
風流有文采詩樂府皆傳於世號玉峯散人集子述字勉
叔承安二年登科賦雪云奇貨可居天種玉太平有象夢
連雲屏山故人外傳說勉叔詩章字畫皆有父風性落魄
嗜酒卒以樂死僮奇男子也

李承旨晏字致美高平人唐順宗第十六子福王綰之苗裔
父森字彥實工於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

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管
有香蒐乍返玉顏無量酒全消人多傳誦之致美皇統二
年經義進士釋褐臨汾丞時張太師浩判平陽一見愛其
才爲之延譽稍遷遠陽幕官與興陵有藩邸之舊入翰林
爲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遷入據中原
入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
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爲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
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若
僉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詎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議
於致美致美上章大畧謂天子作民父母當同仁一視分
別輕重乃胥吏舞文法之敝陛下大明博照豈可使天下
有一民不被其澤者且沙門之出家而乃聽其與佛

六義具乎書奏等相持不可世宗詔致美與相詰難致美

伏御座前曰前日車駕幸遠東關山寺曾供從官一宿之
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
屈世宗大笑曰李晏劫制我耶卽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
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經童科皆自致美發之出爲
沁南軍節度使告老不從改昭義軍節度使且授子仲略
澤州刺史以榮之時澤路旱甚致美擅發倉粟三萬石拯
餓者因上章請罪章奏而本道提刑彈章亦至章宗謂李
相言提刑職當然李宴義當然不之罪也仲畧字簡之太
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山東路按察使道陵愛其俊快比
爲脫帽鶻云致美自號游仙野人簡之丹源釣徒有集傳
于世簡之之子肯播字克紹肯獲字克守肯德字克簡

山中州集
小序五則

蘇天挺謂其弟子元好問曰學者貴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

劉廬云莊靖先生詩格律清新似東坡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轉脈絡貫串半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元史文宗本紀樞密院言河南行省軍列戍淮西距潼關河
中不遠湖廣行省軍惟平陽保定兩萬戶號稱精銳請發

新募戍軍一萬人及兩萬戶軍爲三萬命湖廣參政

富院言襄加臺阻兵之四川其亂未已請命鎮西武靖王協
思班等皆調軍以湖廣行省官脫歡別薛李羅及鄭昂齊
總其兵進討從之

元史河渠志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

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茆堤六月又決金堤並河郡邑皆罹

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

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

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復爲丞相有志事功集議庭中

言人人殊惟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

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脩捍成策後

又爲都木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

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選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民十五萬人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慕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隄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齊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既爲河平之碑又作至正河防記

元既爲河平之碑文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

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賈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疏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濬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俾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

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砌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
 橫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航隄治埽一也有岸埽
 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蕤掛
 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
 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
 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
 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工之
 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
 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自茅關長百八十二里繼自
 黃陵岡至南自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
 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
 停曰別者用古算法因此惟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
 取停句也南自茅關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及

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
 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堍壑生地八里而廣百步底
 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堍至哈只口長五十一
 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壑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
 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
 十步而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
 里壑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壑廣二十八步深五
 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壑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
 楊青村接入故道壑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
 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脩隄三重并補

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
砌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而廣二十
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
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
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巉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
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
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
上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二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
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
築舊隄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
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脩舊隄高廣不等總長八里補
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
七步於是築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步者三
十六步其傷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刺復
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砌築岸上十
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
顛廣四步趾廣三丈高丈有五尺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
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
埽隄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
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
編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
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爲鋪之相間
復以竹葦麻絲大綵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編腰索
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編腰索上

繫繩之丁夫數千以足踰實推卷稍高卽以木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探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錘猶大槓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橫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闊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纜或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大橋上東西兩埽及其巾

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兩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節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葶掛隨以管心長索連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猶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

尾埽如前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關小石并埽上及
 前游脩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埽臺並存
 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
 隄長四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
 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
 高七丈并棚築樓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
 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
 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脩黃隄
 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棚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
 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
 作石缸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隄並隄

滄備北岸 水及截河三隄起約水尚多方未足恃

次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
 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
 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
 功遂鑿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土
 泥排大艇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
 繩絞縛綴為方冊又用大麻索竹繩周船身綴繞上下令
 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繩絕長七
 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樞上每艇或碇二舟或三舟使不得
 于船腹畧鋪散草蒲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掃帚
 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太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
 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包夾以草石立之桅前

約長丈餘名曰木簾桅復以木楮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
 木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拋黃爲
 號鼓鳴一時齊鑿頃臾舟破木入舟沉過决河水怒溢故
 河水暴增即重樹木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
 以土等物隨宜填築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
 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
 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爲
 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樁繫纜四埽及絡一如
 備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
 次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
 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
 五如出水而備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壅底

壅底勢極埽基陷裂數傾俄遠故所觀者股一眾議應
 以爲難合勢不容已會神色不動機解其出進官吏玉
 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壅至眾皆感激赴功十一日
 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决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
 老樞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太索繫
 前埽礎後開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礎前關
 頭埽之前後先羈繫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
 間墜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
 隄之後自南岸復脩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
 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
 比櫛蕤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
 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

露木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脩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圃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脩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備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樓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

檢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餘顆連根株者二千六百餘顆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尖大不盡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蔑以斤計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鎖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鬚藤木麥稽扶搭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備費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王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

中愧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債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硨然維持夾輔纒素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先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云

元至正十六年處州副元帥石末宜孫明劉基德政碑石末先遠人從蕭后爲述律氏稱后族遠亡庫烈兒率所部南徙爲石末氏居野狐山射狐鼠元興從太祖有功宜孫之祖元史著者四人高平東有石末里連野狐嶺卽其鄉

明李新芳陵川宗約序云濟陽王爲太祖第二十一子康肅子蒙遜齡老人者陵川之始封也嗣是而後下出焉懷懿諸子有號孤松孤巖孤雲者皆慕古好學樂善循理其子有浩庵益庵恕庵者有雲崖雲峰雲岫雲溪雲洲者皆博雅精醇親賢友善陵川之盛如此天潢衍派殆二百祀有衆約十六萬玉牒名位滿巨萬中多賢而學古然其時每格於宗伯下屬吏操予奪權承襲嗣繼賄納顯晦有不得祿入而窮餓流離者讀元時郝文忠罪言疏其相去正自遠矣

太原和贊善希文呂忠肅高弟元時不就祿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值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希文保障獲完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中感保抱携持卒歸士族入明徐魏公薦起擢贊善侍書東朝行

以母老辭歸

出宋學士廉集

四州文獻載宣寧王隰川王列傳云明宣寧王隰川王皆代
王支子也代王桂初封豫洪武二十四年改封代王大同
建文時廢爲庶人永樂靖難後復之稍不自檢與其子遷
料避煇襲衣冠行市袖錘斧傷人上聞之還書戒諭王亦
悔遷料王第七子正統二年册封宣寧郡王初建大同府
隰天順四年徙澤成化六年卒諡靖莊靖莊王第六子住
肅八年封宏治四年卒諡和僖和僖王第二子成鈺七年
封正德五年卒諡恭安恭安王長子聰熾六年封嘉靖七
年卒諡康靖康靖王子俊相十五年封隆慶五年卒諡昭
榮昭榮王子充燦萬曆八年封十八年卒諡溫簡無子排
宗人俊棟管理府事代簡王第十子遜慶正統七年

封隰川郡王初建大同府城天順五年徙澤八年卒

諡恭安

安懿安王子仕懋成化二年封十一年卒諡恭僖恭僖王

子成鈞十五年封二十年卒諡莊隱莊隱王第二子宏治

七年封正德十三年卒諡康肅康肅王子俊栢嘉靖九年

封三十四年卒諡莊惠莊惠王無子排宗人俊棟管理府

事卒隆慶間推俊楷管理府事免萬曆間推俊棟管理府

事卒萬曆間推元傑管理府事

凡皇統左秘去思碑云自隋開皇三年爲州迄皇統三年共
五百六十一載中之爲刺史者門著勲閭有若燕公于顯
上特眷委有若趙公王瑒文皇介弟有若韓王元嘉襄王
曉清約得民和有若伊婁謙明潔稱良牧有若長孫履德
彼楊德幹雖有威名不見稱述

地產出鐵共三千六百九山上黨鐵苗甚微羊頭之鎮自魏文帝稱之魏至唐宋惟儀有一冶儀卽今遼州是土黨無幾也管子曰上有豬下必有鐵赭山今多無鐵空矣漢武中年大農丞孔僅奏榷鹽鐵縣官鐵器苦惡價貴廢令民買董仲舒桓寬先後交口不便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爲安邊足用之本務由是鹽鐵之議起孝元時罷鹽鐵官孝明復用張林言自鬻唐開元拾遺劉彤上鹽鐵表願罷鹽鐵等官收興私貨於人宋興阮冶凡金銀銅鐵鉛錫鹽冶場務二百有一冶之興廢不常歲額增損隨之仁宗皇祐中歲入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銅五百一十萬八千三百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金銀錫時增損英宗熙寧八年廢阮冶禁元豐中入制千四百六十萬五千斤百六十九斤錫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九斤鐵九百七十九萬七千三十五斤鐵少而銅鉛貨倍於舊政和閉令諸鐵鐵傲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宣和復相州安陽銅冶留磁州固鎮鐵冶固鎮今上黨官榷自宋始也宋初舊有阮冶崇寧又增新阮政和間數罷數復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重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此其所以側目蔡京也靖康元年報罷而河北河東京東西已非宋有矣元初置鐵冶司宋元豐年劉庠除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

異苑曰上黨參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計然曰人參出上黨類人者善唐制上黨貢人參一百小兩高平貢人參三十小

兩儀州貢人參三十小兩今秋草紫團暮雨銅鑿間幾曾
 拔一枝拾一葉元史載上黨人參貢有歲例石勒圍生人
 參葩茂甚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參類人形將
 相輩出有以偽亂真者在人主識之識其有用不以蘿蕝
 當參之用識其無用不以參當蘿蕝則必不至以人國入
 命僥倖矣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瀆
 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正不必於上黨清河求之也
 人參生深山中近椴漆下濕潤處椴似桐而多蔭高麗人
 參讚曰三椴五葉背陽面陰欲來求我椴木相尋出四州文獻
 嘉域志宋時潞州上黨郡貢人參一千斤墨一百枚兖州絳
 州皆貢墨一百枚今三地墨皆絕響上黨人參徒存其名

耳志載澤州亦貢人參十斤

嘉慶三年六月四日政陷黃甫州澤州水木
 等堡次日陷府谷縣據其城屢戰堅守詭約降繼而進
 肅州大逞延撫洪承疇總兵村文煥從孤山進剿斬首
 四百級晉兵亦得三百級賊窮送出縣印退保太岳等
 等寨十月二十日嘉印再陷清水已又陷府谷兵至並之
 晉晉總兵王國樑師大燔遂失河曲賊堞而守焉四年
 月十八日裨將曹變蛟艾萬年曹文耀參謀袁廓守等從
 曹文韶收河曲斬首一千六百級獲軍資鎧仗數千計
 嘉印銀印一王嘉印奪門走六月初一日得之陽城城下
 惟岳銀印一嘉印奪門走六月初一日得之陽城城下
 晉地也皆秦將士力云 四年夏五月潞安劉民作亂于
 壺關高平陵川 是月也嘉印既出河曲以五營
 岳陽入屯留長子境北魏紀澤 二十七日從

取山徑至沁水坪上村正德間流賊亦從此過

歸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邱長灣村而入

寨山官兵尾賊不能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寶莊寶莊

秦公沐東北張忠烈公銓父五典築以防亂銓子道濬道

濬官京師賊至眾議棄去忠烈妻霍氏日避賊而出家不

保出而避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僅

獲侍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六月初二日王嘉印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下左右

執之以其首獻嘉印僞署右丞白玉柱降左丞紫金耀名

復糾眾起兵三十六管號二十萬三十六管八大王捕

亂世王撞塌天關將滿天星老利制李王

入余混天王場子萬王李道元張妙子

天王九條龍天王賊燈子

犯沁水

伏于平頭山賊死瓚馳救拔出其家賊

賊以七月破大寧八月破

有客將吳開先者歛人奇士兵使者

賊從沁水攻

兵至開先恃其能候沁戰于北留城下

人礮盡無援一軍皆沒賊乃移營攻澤州

者守八日救不至城陷死之澤大憐也全

賊已南下太行山浸尋平濟源修武

當是時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

西北在汾太

村斬首千餘 初曹聲言平陽擊賊民失望至是始服
四月賊駐陽城縣之潤城初四日賊陷平順 曹文詔以
十八日晡時抵周村周村去潤城十五里三鼓襲之盡賊
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張應昌亦再有斬獲賊黨金標老獬
豹從榆社敗北奔武鄉過天星道高澤山先後爲文詔追
殺 晉撫許鼎臣奏稱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勿寧
皇上威靈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所存西賊萬餘遺毒
澤山中其山爲王屋底柱析城中縣令李學文萬年從
澤州陽沁之延壽天井關入賀人龍李杏等從獲毒之
源關警冢村入此西路進勦之大勢也東賊二萬遺毒林
武涉山中其山爲青羊峪赤狄關王莽嶺故晉陽縣界
小西天大王莊孫廣坡箕山遼山魏興曹文詔中軍
林自潞安魏城入匡道瀧下猛如虎自遼和樂平之
落山入此東路進勦之大勢也太涉西北張應昌劉光升
任之可計日奏功他盜如霍州趙州隰州石樓孝義等處
蝟毛而起皆目爲止賊可折筮咎不煩天兵然鼎臣之言
亦聊以寬文法紓主憂而上意亦第謂此饑民不足置
數也 五月賊犯沁水陽城日急曹文詔大破之于小商
村又破之于遼城毛嶺 六月曹文詔調援豫李甲破賊
于澤州之天井關艾萬年破賊于陽城之延家山 八月
賊陷沁水賊自冀城逼沁水李甲駐高平王肇生三繼之
不應十一日賊攻沁水陷之賊渡河五犯沁水張道濟
賊守於道濟前在朝以言事得罪公論冀用軍功漸赦
遂陷乃諱其勞不許 五年九月賊掠懷濟焚清化縣

武賊居三日陽和兵至乃去突入清化鎮旁掠武涉輝縣
遂圍懷慶參將黃士英戰沒廷議用昌兵殺賊以千一節
入付左良玉而陳永福以裨校從征其大指專在東州
修武清化之寇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晉十二月初十日
賊抵王屋山犯西陽衆二萬官兵二千餘人用礮擊之賊
死者三百西遁聚于高平長子之間時撫豫者樊尙燦爲
疏請曰昌鎮之兵卽河南之兵餉卽河南之餉樞臣移緩
就急臣不敢爭但豫非無事賊氛漸逼請以左良玉駐澤
州適中之地北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臨縣潞安西
可以應陽城沁水爲晉保境兼顧濟源詔從之良玉受
尙燦節制并諭曹文詔以同心殺賊有急則聚兵轉而東
擊兵逼而西晉兵從中擊擊勿以交曉爲解

任與湯城田侍御樹滋詩蠶桑事 談及吳中蠶枕等事

爲春收栽桑之法與山右不同南桑先下子壓條少長枝
枝其葉厚而大其不接者名野桑飼蠶不宜或值葉多蠶
少之年其頭葉須盡將去令長二葉以飼原蠶卽二蠶一
名秋蠶

不食頭葉是以蠶家科桑不令頭葉長過夏秋也頭蠶絲
堅韌中紗羅用二蠶絲尤采奪日織綾尤宜澤郡桑多不
接生崖礪路傍不加灌溉土不肥潤任其荒燥每見葉多
筋絲薄絲過籠上機組紆每多批顛皆不講培養桑本之
故也考農政全書云桑種甚多唯魯桑少椹葉圓厚而多
津其邊有瓣者荆桑也當以魯桑條接之齊民要術云足
新桑田不用近樹其犁不著處屬斷令起斫去浮根以
矢糞之王楨曰剝音川去
木枝也桑十二月爲上時正月次之二

月為下盡桑多宜苦斫桑少宜省剝農桑要旨云平原土肥劑桑善桑種種俱可若山陵土賦赤硬宜荆桑土農必用云培桑最宜春分前後十日及十月並為上時宜栽培以養元氣鍾化民曰種桑用魯桑子下種在正二月至八月亦可種根要埋直泥要挨緊以水糞澆灌方有生意黃省會曰凡桑本細皮者葉小而薄白皮而節疎芽大者為栢葉桑葉大而厚齒堅而多絲高而皮白者宜山岡之地培屬離畔適于灶屋尤宜又曰藝桑之園不可藝楊多楊甲之虫宜勤捕之接桑之法有挿接有劈接有壓接有搭接有換接務本新書曰桑開鐵腥則枝幹愈旺迤南地分十月埋栽河朔地寒故宜秋栽以霖雨為上時又曰壓條法寒食之後將二年之上桑全樹以泥覆定掘地成渠條

已於小枝者出露土上其餘條樹以土全覆之根根用

撥作土盆早宜澆灌如無元樹止就桑下脚窠依土掘渠

埋壓六月不宜全壓士農必用云桑可科去者有四一

水條向下一刺身條向裏一駢指條相併生者先去其一一冗腔條

聖順生却繁冗斫樹以臘月為上正月次之接換之妙在時之融

和手之審密封繫之固擁包之厚使不至踈淺而寒凝也

元扈先生曰接桑必待月暗自下弦至上弦皆可晦日尤

妙自上弦至下弦皆忌望日尤險接須老樹肌肉與接

頭肌肉相對著用新牛糞和土成泥封泥其接頭周圍用

桑皮縛纏牢固又用牛糞土泥封所縛桑皮然後用濕土

封堆接頭上可厚五寸週圍荆棘遮護接大桑宜劈接

挿接小桑宜搭接壓接博聞錄云柘葉叢生幹直葉厚春

蠶食之其熱以冷水線謂之冷水絲柘蠶先出先起先置
柘葉隔年不採者春再生必毒蠶如不採夏月必要打落
方無毒知此則桑必去隔年葉即其義也羣芳譜採桑法
高樹用梯摘不傷枝遠出強枝當用斧轉腕回刃向上斫
之枝查既順津脈不出葉必復茂諺曰斧頭自有一倍葉
一此善用斧之效也柔桑不用梯須製桑儿如高樅下列二
枕登陟斯易便摘葉而不傷樹又糞桑宜蠶矢根下埋龜
甲則不炷不生黃衣 澤州蠶絲之利甲于他郡因編集
種桑之法以示邦人他日桑田春茂行南陌者幸毋忘使
君也 冬秀亭 禮記

往在志局與孔孝廉場中論養蠶法吳中于清明後添紙飼
蠶西北高寒每在數雨後蠶不宜風北地山高其物宜注

蠶與雨大同小異唯蠶忌寒及風傷吐絲不成

齊多種頌考技雜五行書云二月上壬取十泥屋四角宜

蠶齊民要術云屋欲四面陽廳紙糊厚為繭屋內四角著

火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集蠶

事則長遲蠶小時採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餵以得人蠶

則衆惡除每飼蠶則捲意帷飼訖即下蠶見明則食也老

時值雨則填繭宜于屋內安簇 簇蠶具吳中 薄布薪于箔

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薪下微生炭火

得煖則作速傷寒則作遲薪用蓬蒿取其涼無鬱泥之憂

或蠶葉墮無污繭之患沙策不住無癩痕之疵蠶泥則蠶

練繭汚則絲散癩痕則無用其外簇者晚避天寒則全不

作繭用火易練而絲明日曝乾者雖白而清度 蠶通



訣曰蠶起眠時葉不可帶雨露為風日所乾及泥臭者令
 蠶生病常收葉以備霖雨則不食淫葉亦不失儀蠶忌冷
 蠶母着衣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火自覺身熱蠶亦必
 熱約量去火天氣晴明暫揭簾薦以通風口南風則捲北
 窗北風則捲南窗則不傷蠶大眠起後剪開紙窻透風日
 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簾
 薦放下蠶沙失分則稠盛失搯則蒸溼柔輒之物易于損
 傷生疾也南蠶皆四眠北蠶多三眠候十蠶九老方可上
 簇北方蠶多露簾多壓損壅閤唯宜內置蠶簇用以木架
 平鋪蒿梢布簾于上蓆汨圍護為良元孟祺農桑輯要謂
 蠶性在連在紙上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煖停眠起宜溫大
 眠後宜涼臨老宜極煖人後宜極煖黃省會曰蠶性喜燥

惡噴喜燥 蠶室可避人聲喧鬧室密可避南風
 室板可避地氣蒸鬱務本新書云冬口宜收牛糞堆於
 屐踏成墊子晒乾苦起煙時其氣宜蠶齊民要術云蠶室
 四面開窻紙糊為羅收拾火氣蠶小時以牛糞燒令無煙
 約量頓火連二眠而止若寒熱不均則眠起不齊若燒柴澆則
 煙氣薰蒸太甚務本新書云蠶必晝夜伺頓數多者蠶必
 速老少者遲老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
 八日老得絲二十兩若月餘四十日老一箔止得絲十餘
 兩又云蠶要疾沙宜頻除久而發熱熱氣薰蒸後多自
 癢如遇賊風後多紅殭黃省會云蠶不可受油蘆氣不可
 受煤氣不可焚香不可佩香犯則焦黃而死不可入生人
 犯則滿走而不安箔蠶室不可食薑及薑苴蠶婦之手不

可讀苦費犯之蠶必青爛食苦費者不可入蠶室韓氏直
說蠶有入宜方眠宜暗眠起後宜明蠶小向眠時宜緩且
暗蠶大并起時宜明宜涼向食時宜有風避近風處宜加
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蠶之所宜不可不知務
本新書蠶忌忌食溼葉忌食熱葉蠶之初生忌屋內掃塵
忌煎烤魚肉忌煙火紙房內吹滅忌側近春搗忌敲擊門
腮灶箔有聲之物忌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忌燈火光夜
照腮孔忌未滿月產母蠶母忌換顏色衣服洗手潔淨忌
帶酒人飼蠶搗解忌煙薰忌放刀灶上箔上忌熱湯潑灰
忌衣孝人入家忌燒皮毛亂髮忌酒醋五辛麝香等忌當
日迎風腮忌西照日忌熱者猛風暴寒忌正寒澁合避熱
忌不潔淨人忌蠶室近糞穢蠶飲老可換地盤然合在

乾機掃及淨于此瀾源此沈方之謂 因與孝廉同話機
各條情書如左

夔川僻居萬山中為一郡清涼之域其地宜麻種與林明府
阿及麻利大都南麻外縣內曉唯遵陵川者中外堅縹縹
製梳索外雖磨路而內不絕股故舟人利之搜齊民要術
云凡種麻地類耕五六遍倍益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
鋤二遍仍抽拔稠間細弱不堪留者即去却一切但依法
除蟲災外小旱不致全損絲蓋磨數多故也崔實曰夏至
先後五日可種牡麻牡麻有花無定種絲麻地宜肥溼早在四
月種遲在六月亦可繁密處芟去易長蕪者曰絲麻宜十
月採陰乾為佳農桑要訣商與黃麻同時熟刈作小束池
內漚之爛去青皮麻片潔白如雪耐水爛可織為布

飯後牛索或作牛衣雨衣草覆等且農家不可無者齊民
 要術云麻生數日中常驅雀布葉而鋤勃如灰便刈束欲
 小薄微薄為其一宿曬翻之得霜則皮壞獲欲淨有葉者漚欲
 清水生熱合宜濁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剥太爛則
 不任漚裏不冰凍冬日漚者即為柔脆也用書數則以示

葛

葛城古本行之屬新城在其西南山脈融結草木叢茂產野
 葛引漚蔓生可織作布惜邑人未知其法也其根外紫內
 白太如臂長者五六尺葉有三尖如楓葉七月著花纍纍
 成穗莢如小黃豆宜七八月采之 采葛法夏月葛成嫩
 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者連根取謂之頭葛如太長看近
 根有白點者不可漚用無白點者可漚七八尺謂之二葛

漚葛法採後即挽成網繫火煮爛熟漚與看麻自不

粘膏即刺下長流水邊捶洗淨風乾露一宿尤白安陰處
 忌日色結之以織 李時珍曰葛有野坐有家種其莢如
 小黃荳莢亦有毛其子綠色扁如鹽梅子核生嚼則腥氣
 所謂葛穀者也唯宋蘇頌謂葛花不結定誤矣其花堪乾
 可煉食按葛花主治消酒唐韓翃詩葛花滿把能消酒是
 也博物志云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
 亦不可食本草注菘菜搗汁解野葛毒北戶錄衡州南靈
 鷲嶋解嶺南野葛諸菌毒猶記羅昭諫宿紀南驛詩不知
 無忌好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是又以野葛比僉王矣費
 無忌楚之讓入見左傳冬秀亭詩話

城西南諸山土瘠地狹居昨無田可耕時以私創硯黃為

業官雖嚴刑峻法總不得窮源塞竇之要放淮南子夏至
硫黃澤蓋陽入地遇陰而成者舶黃似蜜黃中有金紅色
擊開如水晶有光今陽城山峒取礦外暗而中明土人謂
之銅疑卽礦音之訛得礦後貯入陽城甕中瓮口既滿以
土封固中逗小穴下承瓮口實者居上虛者居下以石炭
圍煨火蒸黃沉入下瓮以一晝夜爲度土人謂瓮曰串口
形可二尺徑一尺唯陽城造者土堅它瓮則巖裂再鳳臺
之沁河土河追山等村山亦產黃與豫之河內濟源接壤
深山大澤犯者時有必得陽城串口乃可燒煨其產陵州
者皆于臭煤石液申取出出色青不佳不及陽城者堪用按
硫黃性烈內含猛毒爲七十二石之將藥品謂之將軍外
家謂之陽燄則陽燄山巖石液燒全有紫焰八月九月
採其色如鴉子初出數寸名崑崙黃顆塊瑩淨不爽下首
爲良赤色者名石亭脂青色者名冬結石半白半黑者名
神驚石並不堪用獨孤酒曰硫能乾汞見五金而黑得水
銀而色赤也夫硫黃配以硝磺作烽燧煙火爲軍中要物
宜禁森嚴各省採買先持本衙門咨文投院行司司檄到
府差員照驗號批方行縣開採現置串口文武官監視
警既足封閉峒口交給差官沿途關隘搜查不許夾帶
一 嚴奉曰貯庫違者治罪平時則于產黃地方山王窰頭互
一 細稽查不許煎賣每月具結并窰戶不許私燒串口
一 嚴禁者搜括既盡其有偷創者盡置諸法然至秋深農隙山
一 居穴處犯者屢屢矣今抄律文刊刻郡志未俾邑人誦讀
一 嚴諭毋得作奸犯科于禁黃之法不無小補云

雍正十年大學士張等會議定例載私販鴉片五十斤以
上者照私鹽律杖一百徒三年窩藏之家及知情賣與
贖之人者與犯人同罪鄰保隣右知情不首者杖一百受
贖者計贖以枉法從重論不知情者杖八十如有國璽未
會與贖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鄰保隣右首報者照價賞給
其文武官失察者比照失察私鹽例處分

雍正十二年湖廣總督邁題前事凡窩販與販私礦之犯
其同居之父兄伯叔弟姪知情不首者照強盜例杖一百
挑夫船戶知情不首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發落如分贖
者與犯人同罪若贖重者計贖以枉法從重論如據實首
報者照例免罪仍向本犯名下追所獲確黃入官價值另
追賞給 湖南喻連黔粵瓊屬苗徭侗黃應益加嚴禁
檢私黃煎地高圍地販與苗疆計距五百里以外

舊例行其附近五百里以內者私黃事發違

旨詳議定例以每黃十斤爲一等如十斤以下者杖一百其
十斤以上者杖六十徒一年二十斤以上者按照五徒以
次遞加至五十斤以上定例杖一百徒三年者加至杖一
百流二千里至八十斤者增至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
百斤者增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其多至百斤以上者照合
成火藥賣與匪徒例發邊衛充軍其囤積未會與改定例
杖九十徒二年半者加等杖一百徒三年如囤積賣與私
贖者照加等增擬之例治罪至燒硝每二斤仍照舊例確
黃一斤科斷鄉保隣右知情不首及不知情者俱照定例
加等分別治罪其同居父兄係家業對邊定例



不首者均照增撮之例分別發落據實首惡者務須分別
別免罪給賞俱各遵依在案

五十一卷終

澤州府志卷之五十一

叢譚

東坡志林說部也郭參軍漢序山海經云閔誕述多奇
怪似儒之言以宇宙之變靡羣生之紛紜陰陽之蒸煦萬
殊之分區精氣積薄游覽屬象異在我非物異也澤深宅
太行異不可殫其時時見於他說者附見焉事之不倫亦
紀其說于篇末

唐柳宗元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
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墮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敝之
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擯爾怒曰
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嘯陰陽薄蓬萊差巖
崑而不卽者帝以吾心愆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令吾歸

厚塵土中非若儷也。後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寢成無幾，五色脩條也因取。妻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厥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敏，人惑故記其說。

陽城令王良臣課民種榆，至令爲利，又濫於詞訟。小過多，不撻責，知邑田中有草，土名尖草，棘而木無可用者，引根綿絡最爲妨苗，去之不盡者，棘即能復生，閭戚滋息如故。又田邊有棘，則竭其地，棘因罰曲者以尖草根或連根棘若干，責其地，棘因之，因之田無荒穢，且有求取於他人之田者，棘因之，民實受其惠焉。至今農者相戲曰：「棘因之，棘因之。」

深不折，與白... 短欲勸敗之，既任即以... 交接公及展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捕獲，碎之，韓復白撫巡兩院，方下舟，羣鳥復怒，噴奮翹飛，鳴若雷，辱之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鷹迅擲而下，除其紗帽，碎之，韓方駭異而返。

葉公天球，婺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圍甲法，准定... 役尤篤，意人村風俗，忤總漕御史繩漕，入內臺，風御史奏，移登州，喬白巖爲太宰，知之曰：「東人殊宜，葉格不行。」

揚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過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其言，報刑具，追獲...

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者之得實
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
與先後滿九年今人皆知其先後兩任

守嘉禾人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

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

三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禾二

一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

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

思遂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穀播真三賢祠右後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餘日相驚

謂公奪情復任懼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息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崇吏茲

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
野產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楊司馬國禎爲孝廉時時冢宰王公國光爲子覓禮經師承
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
官醫與堂上王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面
孝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
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
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

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
少宰王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入塵亦須近
三十年遠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
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
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以上湧
隴小品

蕭照漢澤人頗知書亦善畫靖康中流入太行為盜一日掠
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名照雅
聞唐名卽辭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唐感其生全之恩盡
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賜金帶其畫山
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惜用墨太多謔名於樹石間

圖繪寶鑑

尚書領言字金鉉高麗庚戌進士爲諸生時裏糧積被獨
遊吳越名勝雖章林入仕神明寄託恒在山水間不備
照翩翩然如野鶴之立鷄群也爲曹縣令有惠政拜御史
爲逆璫所恨謫戍甘肅窮邊瀕死猶傳羌中煎酪茶法爲
詩以寄余崇正初起家太僕少卿歷數階拜南京吏部尚
書宏光南渡舉遺賢屏讒惡卓然不回黨人噪而逐之登
居蕪湖寄食蕭寺繙經禮佛飄然以病卒年七十餘
其孫奉其柩歸葬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
節敦篤友誼家居時流賊猖披造三層樓臨泊水上樓楹
渠荅火礮悉滿一鄉人保其上賊屢攻不克所全活數萬
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爲國家當一臂由今思之
尤可爲痛惜也金銘有泊水園集林茂之舉其佳者爲
而傳之

卷之二

四

張魏姑太宰慎言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中以幹魏屬
 邊戍甘肅嘗有寄友人書云僕至酒泉即寓禪室新正儼
 得一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一部求漢書
 了不可得若馬肉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
 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罹網罟
 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約地主以小隊馳關外
 臂鷹牽犬獵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多用野火生嚼流血
 亦大快事茗酪最佳羌婦魁結日獻酥潼以餅餌穀之饑
 嗜此殊勝步兵美醞耳此書不惟見先生行平思難之學
 亦大有典午人風味

魏姑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姑精釋理嘗云首楞一經密因了義性相三不展然界侍
 變得如昔者凶友鍾伯敬之筆精以首楞為經以維華維
 摩金剛般若等為緯會性相融經論妙宗教破名相盡斬
 葛藤使學人冰消霧釋也後來會有人恨吾不及親見之
 耳

又寄子履旋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
 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
 身立命之處勢談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狂四時寒煖
 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
 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復貧貴不可使復賤之語
 一看以上居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弟子予考
 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澤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

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
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
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
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爲皇慶名
臣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
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宏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
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
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池北偶談
常評事倫字明卿正德六年進士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
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袋乃馳馬渡
水屬顧見水中影驚蹶亦出於腹潰膈死平陽守王濂收
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弔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

傳

兖州志張慎言初知壽張縣調曹縣甫下車卽申明鄉約
爲條教諭告縣原有社教乃方勸行復廣于各集鎮丙辰
大饑曹殊賴之年饑各方設廠煮賑單騎覘視親嘗其粥
角巾布衣援公座而坐守者不知其爲縣令也曰令且至
相公何不解事乃爾欲曳之俄而從者至乃叩頭請罪徐
曰汝何竟辱相公耶薄笞之春行如陌合道傍俱樹榆柳
株陰百里行者得休息而材木之用至今賴之以治行篳
一獲愈史

劉莊靖公東星治河兼總漕運七省咸受節制循行河隄相
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泥橫塞其治在本雨
利而並舉之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

賈魯故道也行二百餘年嘉靖末北徙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塌稍溢成渠惟曲里鑄四十里如故公因而鑄之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又濬漕自徐邳至宿通費可十萬邳伯界首二湖巨浸決漭風則善濬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海口河者通河一奇道也初議鑿之費百二十萬公費七萬渠將成而疾既辭不允從牀簀治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

劉莊端居鄉以儉素自持布衣芒屨食常脫粟家人化之疑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爲盡歡一日憇於道周有輓轆而覆者號助公卽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販夫至使天卿夾轂耶起河漕日方立於門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過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謂弄公曰無傷也若固不識我其朴不自貴如此

張恭政昇與李維楨父同舉進士公守衛輝李父泰議河南隨侍任所又十餘年維楨視學秦中而公來爲副使侍坐隨行公無所讓嘗置酒雁塔公與同榜盧森政南鄉維楨與諸年家子東西鄉諸年家子有爲諸生者公曰師生之分與父執並重若東鄉居前諸生退居其後庶幾兩得觀者以爲有禮焉

湯貞肅守嘉興時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較數百分之一耳徭徵里胥與秋等民不勝其苦公立法併於秋稅中徵之後會計秋稅得羨餘卽補其數故終任夏稅悉蠲民怨國初法禁之嚴不樂仕進每遇考試里胥必報其仇以

應之公歎曰人才國家之本也今若此何以爲國得自教
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補弟子員者復其家不給
者周之月爲解經叅文行以爲最人才稍稍出焉 俗好
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縱不抵償亦從而破產不
廉官且乘機取公曉諭犯者必加誣告反坐不少寬若
毀器物及訛詐仍追償由是知警而小兒多獲全其生

繼染局匠爲守者每先關其價入已吏書又從而規取匠
工多鬻產完納日役於官餽廩亦無出貧乏至行乞公至
輒給價請於朝復其身月給米三斗 學官皆優以資禮
見必茶話移時賓興宴必上坐曰吾爲郡之父母諸君乃
教吾子弟者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臨大祭致書
必拉其僚佐更處于郡之慶嘉亭令下人不得有

節履之祀恭恪不少替 勤於政事日昧爽會按單

倒批文曰恐妨民一日之功 郡民有懷悅者家富而多

善行公每保全之既去子諸生沐送至吳門公見而諭之

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必多事家亦至此索矣汝當策厲

以持門戶沐出百金爲贖笑而却之後果有誣傾者皆服

公先見 值歲饑嘗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於當道

後叅政韓按郡欲與考察弔卷在案方展舒忽旋風入戶

捲卷飛颺空中野鷹數十爪之絲碎惟卷殼無恙飛落西

關外有鄉民吳某者拾而歸之韓驚駭去 監試閱卷得

二本焚香再拜同列詰之曰人臣以得士爲功吾爲朝廷

得人慶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後王華辛丑第一人李旻甲

辰第一人 遷本省按察例齋宿城隍廟見神笏長立命

木工截去半日，笏長遮神目，望不見賊官，賊吏要錢，官吏皆吐舌。爲按察時，令各屬衙門，暑月用梭少打寒月打，屢勿梭恐凍傷人，手指至打人，只在臂下，腿上下不可打，臂臂傷則陰腫喪命。倉官十餘人，坐缺糧擊獄，欲寬之而無由，會月俸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故，將其實以聞衆，懼請捐俸代償，繫者得釋，高麗國詩云：天下何人肯執中，三原王怒秉心公。浙江陳選堪，連併更有山西楊繼宗，成化間刷天下清官四員，憲廟命刻其名於便殿，繼宗爲第一。

陝西通志明李勇，知邵陽縣，性狷介，能治劇邑，有豪橫害人官，莫能問，勇拍之，民謠曰：邵陽縣虎爲患，天降勇除虎害。明詩評常評事倫詩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雖步履未合而毛骨非凡，見者知其千里。

鄭忠宣公制宜，荐歷中外，戎功治庸著於代者，非一而乃，勤悔長謹謙不自伐，給事兩朝大禮，曲宴執事必恭，爲之醫守，領少府監兼武衛都指揮使，侍宴隆福宮，言曰：禮彌而職也，豈以衛陣而廢其職乎，宜復舊自是眷遇益隆，每侍宴竟日弗飲，亦弗敢離次，面賜明尊者，再還第，士盡母夫人婉愉盡歡，上聞之，特封母蕪氏潞國夫人，內出奇醞，俾侍從宴於其第，以寵之。

秦政鄭昂霄卒，夫人郭氏子濤，濤婦范氏，皆以慚絕，家人倉卒但爭救母及子，濤皆得甦，而范氏遂至不救。

楊貞肅公繼宗，守嘉興，民有父子兄弟，濟惡者，號曰四凶，事發以賂免，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改過不汝，若後

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真於法民歌曰虎死害賊甚
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金溪洪範知嘉興縣事承
之後廉靜寡欲士民語云洪令楊守承前履後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
赤擊走之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

與和塞外諸部劉先生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掠
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為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殺

警賽因不花死之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入衛時察罕帖木
兒定秦豫乘勝遠聞詔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

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會曹濮賊方分道踰
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十里復入

塞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
關喜并陽賊果走南山獲伏兵橫擊之賊皆潰竄走山

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遷
晉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擊

却之河東悉定天子詔便宜行關外事察罕帖木兒乃北
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合叛將周全棄軍

入汧梁合安豐賊劉福通等攻洛陽察罕帖木兒出宜
驛自將精騎來援追至虎牢塞成皋諸險而還拜陝西行

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
逐後汗梁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湘河洛江淮而

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荅失八都
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

兵乎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群賊自相擊殺乃與疾自陝西
洛陽并州軍出井陘遼海軍出鄆澤潯軍出磁州後為
軍出白馬及泝泲軍水陸俱下分道并進自率鐵騎渡孟
津馳軍懷慶行而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
破時山東既平獨益都城守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陰結
賊復圖叛察罕帖木兒行按豐營為王士誠所刺聞者無
不痛哭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繼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
領兵柄討賊攻城益急十一月拔其城取田豐王士誠之
心以祭其父骸黨皆伏誅山東悉平乃駐兵於汴洛字號
帖木兒伐喪以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不悛字羅帖木兒
匿帝於西苑的沙與禿堅帖木兒逆舉兵逼京師擴廓帖
木兒遣都將白鎖任以萬騎入衛與賊不利遂奉皇太子

奔太原字羅帖木兒入據相拉白鎖任又將三萬騎屯
陽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擄大同取之亾何字羅帖木兒
誅九月詔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
二十六年二月復北渡居懷慶又居彰德會諸老將李思
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恃功不平莫肯統率擴廓帖木
兒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
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至是用兵陝西
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奔太原因欲自立擴廓帖木
兒不從由是太子母子心街之屢趁其出師江淮乃遣
虜因帖木兒及都將完者剌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
虜負終不鮮乃屢遣詔諭使臣天下奴等八月帝詔擴
帖木兒分兵拒不受命於是剌高關保等皆叛關保自

罕帖木兒起兵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猶高又善論及是列擴廓帖木兒罪狀聞於朝舉兵其攻之皇太子立
 撥軍院總制天下兵馬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所
 總諸軍分隸各將擴廓帖木兒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
 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會討二十八年命
 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
 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
 花及關保各以兵會思齊良弼夾攻澤州天子又下詔削
 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二月擴廓帖木兒退
 守平陽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河北貊高合諸軍相持
 既久大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
 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太原西歸七月貊高與關保夜出
 關擴廓帖木兒不出一日謀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
 臨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
 遷罷撫軍院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愴帝尋亦
 悔悟下詔赦其前非時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
 不守閏七月詔復擴廓帖木兒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
 孫嘉趙伯皆復職以兵從河北南討未幾也速兵潰禿魯
 思齊兵皆不出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
 向事已不可為矣

元李澤據盜
 據明朱據紀

梁武帝時蜀人蘭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縊
 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為別將立功淮止後卒戰死
 有風雨之異祀為神

兩蒙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覆

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後
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以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
不虛矣漢性小品

懸榻編南堪徐芳者芳崇正庚辰進士字仲光亦號愚山
末曾知澤州

子于秋審見山西妖巫有以利刃加人腹咒之云能愈疾已
而刃入腹病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此獄凡兩見亾不笑
其愚且誕者偶看隋書張文詡傳文詡河東人嘗有廢疾
有醫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刃傷至於頓伏牀枕因
知山西舊傳此術官是邪者所宜令行禁止亦仁政之一

端也 若易錄

能河北惟鹽河朔地饑民難養而足周世宗嘗

海鹽其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苦之壽刑征河東遷父老
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權法藝祖許焉今兩
稅外食鹽錢是已及仁宗朝王拱辰君貺為三司使復議
權法未定張方平安道繼具本末以奏不宜復權仁宗驚
曰朕不知也卿為朕撰數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
時賈魏公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于府圍騎山樓瘦木亭
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魏州志

漢書音義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上作桔槔槔頭有兜零
以著草屑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
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燧
曰兜零也

唐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

總曰折衝府何中府河東郡府三十三晉州平陽郡府十
六絳州絳郡府三十三慈州文成郡府三隰州大寧郡府
六太原府太原郡府十八汾州西河郡府十二沁州陽城
郡府二遼州樂平郡府三嵐州樓煩郡府一石州昌化郡
府二忻州定襄郡府四代州雁門郡府三潞州上黨郡府
一澤州高平郡府五陝西陝郡府十五 潞州大都督府
武德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貞觀元年廢
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廢十年又改爲都督府開元十
年以元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乾元
元年後昭義軍節度使領之轄潞澤邢 昭磁五州
勳督將慈觀察 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絳潞蓋建寧
晉絳慈觀察 呂濟泰蒲虞芮鄆十五州三年 廢總管府唐志

金元光二年升澤州爲忠昌軍節度

周村巴

公舊又置 天井關

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爲名若河西河南劔南關
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寔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
地爲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
爲名者若魏博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
勳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
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
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
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劔
南西川潼川府曰劔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

府獨因舊以爲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
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爲重非親王尊屬與勳望重臣莫
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
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爲重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
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
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
之云奇才不泄神位事抗疏曾于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
罪比留北使欵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鑄二品碑
地上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錄

市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

云律本於黃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

九寸者爲黃鐘之長也

黍約一分九寸黍九寸律也

此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數

神芝譜曰魏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生於長平之昔陽其

色紫丹其質光輝高尺八寸五分散爲三十六莖枝幹連

屬有似珊瑚之榮詔御府匱而藏之具畫其形

隋之梁彥光性至孝七歲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

五色文石紫石英於太行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於

園中見一物不識持歸卽紫石英親屬咸異之

山海經蔓冬之山草多蔓冬音門或曰太行天門所產非也

菊一名節花一名延年河南曰地薇蒿上黨建安郡曰羊

歡草生依水邊黃花煌煌霜降之時惟此草茂盛

處士劉湯隱王屋見大蜂爲蛛網所縛蛛螫蜂墜地鼓腹欲裂徐入草嚙芋根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痕漸消瘡驟如故自後人爲蜂螫授芋根傳之卽愈

晉合上黨輸土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

五行記馮宣上黨人北平護軍卒官年三十八還家鄉運屨始畢婢見宣驚走白宣妻韓悲愕見宣宣曰生必有死恨早別不能忘情宣甥嚴翊至宣曰當有兵亂繼以饑疫并土不可復居候宅東棗樹死便走可免宣去後二百日棗樹死翊與宣家投漁陽越四旬上黨遭寇亂暴兵忽入荒亡塗炭存者少矣

晉書宗咸通中壬子爲王屋冷通真人王太虛授以所注黃庭經後魏桃核大如數寸器磨而服之身輕無疾

地理志梁侯國有鳥樺八種太如酒盞賦言梁侯鳥樺之類梁安邑鳥卽鳥號今陽城東鄔也樺古卑耳之戎皆產樺

梁志上黨亭梁與眞定睢陽鉅野宏農京兆梁並傳梁之美者箕山之栗晉王常追汴師糧運不繼蒸粟以食軍中呼爲河東飯

孫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芙蓉石英及五色文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於是百役繁興帝躬自攝土率郡臣三公以下無不展力

陸璣毛詩草木疏榛楛濟濟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斗筲箱器又採以爲屐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楛不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屐不曰山中自有楛

明命汝爲通元先生祠記古蔡皋狼舊都漳河水之源唐通
法先生棲隱處也先生隱中條山往來汾沁時止漳源世
靈張果老云常乘白驢休則登之如紙置巾笥中乘則以
朱噴之卽策以往人莫知其邑里世系善息氣累月不食
數御美酒至千鍾自云生堯丙子位侍中貌不逾中人世
傳數百年亦莫知其年壽武后臨朝召之卽死後見衡山
中刺史韋濟以聞元宗召之卽計地以狀馳白帝遣中書
以璽書遷禮乃至集賢館命以肩輿入帝親問治道神僊
事語秘不傳帝密遣夜光邢和璞覘之皆莫測帝以藥酒
試之齒黑先生取鐵如意擊之墮頭更更生帝益神之
以玉貞公主降先生先生笑不奉詔堅辭還山賜號通元
先生至衡山卒葬壙吾縣後發其柩惟隻履而已

漳源隱處立張僊碑卽有禱輒應時以殊靈心王稱之

鳳臺五龍宮碑云廣治十二年夏丙夜有光自殿內出破壁
飛去唐大觀二年通心判許奉世篆龍泉二字於石

許吉過王屋山見丞相龍公道服從三四童而行吉詢童曰
此丞相龐公乎童曰然吉曰何故游此曰公作王屋山道
君治此山也

青瑣記

毛伯達劉道泰謝稚堅張兆期後漢人學道王屋山其合神
丹毛服之而死劉服之又死謝張不敢服搗山而去後見
毛劉在山二人悲愕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履之皆數

百歲遊行五岳但陸仙公

陶隱居
仙真譜

宣室志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海朔間累爲河朔官改深州
錄事參軍王武俊子士貞遷屬郡至深太守以事待談笑

士貞見之甚怒叱左右縛繫獄太守使人于獄中訊李生曰某少貧窘常馳馬腰弓徑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少年鞭駮馴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岩萬仞遂力排之墮于崖下獲其囊得綉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賤遂仕至此非入視王公之貌乃吾所殺少年也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

遊暑漫鈔未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本草綱目云透山根乃金英草之類草類蘼蕪可以點金而其毒已甚人食之則化爲水今無識者然金可不點其毒不可不防也

宋孔武仲兒歸行詩序云澤州山中有兒歸鳥俗傳母炒其種以看前室之子兄弟中途食之覺其元所携之美乃互

易之種而不生其子不歸母悔恨而死化爲此鳥其聲若

由錯錯錯千錯萬錯云呼爲後娘蟲口未落不出至夜乃鳴鳴久口吻出血而死墮地久之乃蘇人多聞其聲見者亦少或以其形似老烏蓋杜鵑之類

剡溪野語歐陽脩爲河北轉運使到澤州先見劉義叟于陋巷中義叟時爲布衣尚未知名也後薦之于朝今集中有舉劉義叟劄子敘述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畫境錄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上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人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淳爲澤州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鱗所化如石蟹之類

元好問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

以杏棣棠枯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者佛
屋中四月上浣七夜先大夫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
贗相間先人會寶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

陵川士人劉元方說兵亂後縣即中人祈仙楊真君朴降筆
詩尤奇偉不凡嘗詠高麗紙詩八句批後云慎勿觸汗神
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
無一字但空紙而已論字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龍盤
一氣風雲走鮓化三山草木枯詠高麗匹紙霜入詞鋒月
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

北齊神武帝神武帝 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
聲隨之半日 絕石有神應者

十六國春秋後趙石虎建武八年六月上黨愚門上有神人
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 虎遣使以太牢祀之

玉皇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 虞夏之方閭陳八玉鏡備家疑
馮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者濮陽杜毅至王屋簿
曾親見之 和志

或同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然事不推於太行而推於原
達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趨是以古之
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和 問 答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義
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羨
叟物故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源父一余置中書用平先
以爲寶也 攷古錄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

綴可以試金道人已死視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

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東坡題跋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同第一秀才袖解

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

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

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藥如何湖州出黃藥最是黃藥苦

藥書壽皇相秀王在湖州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

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陝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曰

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為

嗣蓋令陝川時尚未生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孫詩云

珠圓翠盡三花樹李自桃紅一拾春看取元家第三女傳

李氏作魏夫人當作珍為是四女名柔

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者耶小州集

張翥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燕

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

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或曰仲舉病鶴形也時有相士

在座曰不然此兩淋鶴耳爾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

通顯續前定錄

張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

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

已他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書卷

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獨未化耶何思之

苦地盡因相視大笑 同上

說公世甫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盡見二急脚召渠
云汝與將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真使家人無所見
繼而驚象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
果處三日後復蘇云此一府設王者儀衛一人竟殲坐
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
裕以物如青氈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
能記憶王者曰自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
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
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
亮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擢入冥獄夜又仍送
自後葉清乘馬出山見其家能談其前世事余聞諸王

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錄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
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似非凡世
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
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
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
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撲
地氣絕旣斂胸間微燄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
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
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備
王平生不會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
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

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寡則薄腹透背王即悟
 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度王告
 曰某曾為白起編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
 非某之罪頃問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
 而形骸骨立艾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
 余復何言方招承度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閻籍
 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攝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
 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
 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
 吉為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鈔錄公文此一事
 雖若幻誕端可為為將而嗜殺人之戒

此與元薛世南所傳畧同

張女諱阿慶汝南忠武王第八女今翰林侍制郝陵川所聘

也曰兩數百言尤丁屬對十歲而逝元邊山續夷堅志記
 其事附屬對睡思昏昏如醉思閒心宜寂似禪心洗視黑
 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精靈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楊柳
 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揚柳書屏春開山明月子
 規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夕
 芳榛有底功勳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
 海收天下之風雲

燕石集

關仝層巒欲靄圖雖祖洪谷子而間以王摩詰筆法融擴秀
 滿正其中歲精進之作也人謂有出藍之美詎不信夫構
 花道人題詩曰羣峰轟轟暮雲連蘿磴逶迤鳥道懸落葉
 深深門半掩踈花歷歷客猶眠巖端飛瀑為青雨江上歸
 舟拆碧烟應識箇中奇絕處昔年洪谷屬君傳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遐瞻忌改
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
後曰司馬子長之沆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
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
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
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劉廷世
談圃
新聲劉從諫客張谷妾谷有文名爲從諫禮遇當從諫潛圖
窺裔谷不能止新聲請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尹有
野戰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職圖未
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鏃一蹄爲天子壽左右
皆無賴輩歷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屢
况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

脫族西去大才盡不索何顧一飯器以魯肉腥雜兒食

悲涕谷不能決畏官泄繼殺之後劉頴敗谷竟不免若謝
聲者可謂賢婦人矣谷不能用而又殺之何哉

神農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王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

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燕聞
錢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
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
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石室所
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嘗上太行山屬
雷往觀之石裂中有青泥如髓丸之隨凝如粳米乃合
丸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

天中
記

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卿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三寸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嗟逼人筆勢洞精字體迥媚師可請晉尚書館書耳但憑至盛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換也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

米芾史書

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

又若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常續善評

昔善劉聰即偽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攬坐魚蟹不供斬於

東市

傳狀

狄仁傑登太行山親在河陽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合其下瞻張久之雲移乃得去

蘇氏家編

荆浩山水爲唐末之魁劇全書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

訣爲范寬輩之祖

畫史

明河南按察使彭澤計討楊虎紀正德初年劉瑾括天下財

民窮盜起橫行河北文安縣大盜張茂同時劉六劉七

袁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楊虎一支獨入山西別號楊

遁入太行山有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眾至千人

皆衣赤與楊虎合大掠壺關六年六月虎等復自陵川

入盤山口出被武安縣臨洺鎮等處復至文安密邇近邇

京城戒嚴乃徵宣府延殺所部入勦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

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蘇姑與線香本資民

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王尚書國光精識鑒一日在高平劉令一相座蜀出其子鴻
訓及同學生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文質之彖宰覽竟
驚曰皆公輔才安得萃處一室王文雖工惜偏差不及諸
子後孫公居相官司農鼎相官中丞張公慎言官太宰鴻
訓官東閣大學士館師王家礎壬辰登進士選涇陽知縣
未任而卒皆如其言 州志

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刀
破之中藏一鳥黃鸝也何以能蟄毬中何以水不能窺入

蘇諱
避說

坐山下一人麻鞋樹木心發理作一佛像眉目手足纖悉
分明雖圖繪不能及 同上

宏治間澤州高平縣廳事後塌得碑有草書紀何類傍近

遺識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悶倚東風

立看去東風獨地愁 列朝
詩選

天壇倒影見則壬年豐大約在春秋二仲日將出未出時忽

見王屋東移御愛松南天門臺殿壇階巔層畢現峯巒比

西為尤秀色亦罕見者歡喜呼門閭巷皆起濟邑城內城

外皆能見之亦可逾時刻徐則不知所去或竟隱或化為

雲大約三五日後必有大雨老人云有終身未及見者願

治間登見二次

王母仙燈初見或一隊或數隊或漸出至二三十隊徐或一

盞或二三盞或三五對飄渺雲霞間斷續不絕自一更餘

亦可至二更城上望之約二三十里許登山視之亦約數

十里終不能卽仙燈較倒影爲少崇正年間一見

王屋自南望之如屋自西望之如王者車蓋

有熊氏因檢因作亂禱上帝遣金母命元女授陰符於此帝

遂得策大被虫尤今壇頂有寶籙堂

嘗宿天壇夜見海日大奇語人人不知信及見唐詩有此題

乃知古人不我欺

清源志五則

天壇山一名陽洛劉禹錫詩陽洛天壇上依稀似玉京

明袁都莊琪子忠徹世其術亦緣父得侍太宗先是燕王嘗

一日宴曠曠景清及三司官密舍忠徹行酒相之宴徹告

還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岳年三十六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

至刑禍景清身矮聲雄狀如鷹背髮如蓬髮色如蓬火皆兩

後永樂起兵諸公悉死難

衛少保一鳳守青州時一婦人作男子語某衛軍爲某賊在

逐其屍有神告之曰非高公之清不能白盍往訴諸掇之

一訊卽服獄吏一侍女爲魅所憑屏中數數火起燒管

禱於魃魅曰大司馬坐黃堂殊艱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

可獄吏爲出其女已而火息

明宏治辛酉和順縣一禮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傍公

寓忽夢隨縣尹至一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見全省府州

縣正官皆集堂上坐尊官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

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俄有

符使齋文一通置案前曰天降山西秋榜至矣開榜榜一

官唱名曰第一名李謝臣大同府學生知府知縣皆起應

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學生知縣繼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校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下一父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備中坐又舉筆一父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曾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一父一父至六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家中坐又舉筆一大父唱名畢中坐者曰眾位可各舉所知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訖上奏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燕院驛遇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備皆如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

邑中有烏曰老鸛每歲與之歲來棲於庠之殿舍其數幾何士之登科者亦如之鄉人每占爲預報嘉靖丁酉有五鵲集於庠須臾一鵲飛於西南是科中式者本庠四名而澤州閻承光實原籍高平也烏之徵異如此高平縣志

澤州某氏高樓有鬼人不敢登侯公璉未遇時請以身試之至夜分果有物將登竊語曰侯尚書在盍急避之公後如其官州志

尚書白公所知家居時室內忽地顛墳起數日漸高視其下產一芝大如斗金色甚細莫不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州志

楊貞肅繼宗未第時作石屋白巖山寺前讀書其中冬夜獨處虎踞於戶公使吾進旦恬不爲懼今舊跡猶存州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一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大驚

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適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慄而退 後渠雜議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揚公治郡名往爭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拊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惟公一人耳 同上

朱衣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歸隙繙儒以爲卽古之赤鷄也 州志

崇正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村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縣王卽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不祥已持符而

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騰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者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因遂與俱詣縣繳稟王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獲于空中又輒應於是王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賂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覓藏其家某所地下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啾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曠園雜志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女醮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以箸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膩體吾所冠爲銅簪明日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試之竟不可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之耳 舊通志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溝頭
作湖泮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塢之具爾
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閩越間
作難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
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情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聞諺
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
來因而脩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
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燕園集
崇正庚辰秋陽城析城山中諸樹忽枝頭遍掛人形長二寸
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綫如傀儡繩繫於山
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綠殼開裂中出一蝴蝶亦
去竟不知爲何物石巖之下亦累纍然 舊通志

立陽許冲亮與甘肅生冲明友善崇 間相約汗漫遊至京

平遇牛公子某留慰南關道院牛倏遊家變以千金付許
日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過需此金以濟而生不
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 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
考知舉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
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資金借往見公
子抱許痛哭旣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
奉爲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汗我牛
改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邂逅宋中一巨
公棲遲殺生亦不食死 州志

樵人於王岳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明宗室大滌子濟題畫跋桃朱術紫芹生陰厓陂池近水石
邊狀類芍芍藥葉深綠背甚赤莖似蕎麥花紅可喜結實
亦似批蕎麥味苦澀其汁可以煮雞制汞伏砂食黃蘗起
貧草他方頗少太行王氣高山最參
有人題太行石壁云太行千里運芳草獨酌一杯天地小醉
山花間人不知黃鶯啼破春山曉

金李森字彥賈工于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
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
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子晏見人猶
空趙文昌字當時慶州人仕至京兆轉運副使嘗有詩云
聲連壤壁樹色入秋憇草香花落處山黑雨來時頗爲黃
華所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助行本青也天賦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爲名鼎而其孫愚駘不
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
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爲戒因書示子孫輩云分甘錄

沁水韓王村玉女溝內有樹一株老幹婆娑每當春秋開花
二次著則紅紫則黃花有異香歷年既久人莫知其何名
州志

康熙三年四月東鄉人誘豫客至家認爲盟夜半約同入市
買布行草徑推入罾井復下窺石聽之聲聲皆中月初升
行人聞井中有呼救聲且曰我早行失足者幾上訊其故
當集最縛兒詣公吐實問布客則云初下見山灘拖井旁
坎中其窺石中牛皮上耳官怒立斃杖下州志

康熙年濱池生寶子吉家奉關侯極虔一日出門遇數男婦引燈舟過池走三十餘里至林村橋時已暮見門庭軒敞燈燭輝煌盛供饌以待告甫就席忽見侯神叱云尊祟已久敢復誘害人耶遂提刀殺男婦等銜銜有聲昏仆夜半始甦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天明方覓路而歸同上

沁城北碧峰寺東厓有榭樹一株人鼓掌其下輒應音如鶯鳴於是遊者趾相錯咸呼為鶯鷄樹同上

沁邑南鄉村名後麻園者里人劉光岳七十餘口五世同居恣譏一如張公藝桁設長衣出者輒衣之無定主中有一人頗蓄私囊眾知不言後因事破家議析居私蓄者泣曰吾不類曩有藏貴願出公之居不必析也遂聚處如初州志

處士孔辰象家人八百指五世同居其與尚光裕友人不和志為二姓子孫四輩爾汝忘形有詔金石交者鄉人云爾其孔尚耶見稱如此同上

神農求雨書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彼事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大旱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謂之青龍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漢董仲舒為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祭城聚地八日為壇東門植八蒼繪祀共工用生魚法

鴈鴈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值衣青舞之田書
天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雞老猓闔南雨置
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猓埋骨問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
人祀龍暴釜爲壇南門外植十赤雞祠坐九十赤雞丙子
雞焚如春祀季夏鴈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
門外五日家人祀中雷及稷以母祀五壇帝旁植五
爲庚巳日爲五黃龍中火南鄉五丈夫衣黃舞之老者
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厄巫無事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不
異以九桐魚插九白繪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
白衣舞之司馬曰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
祀井無壅水祠浚真以雞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

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他隨方色以與地
節雨至報以麻酒黍茅席無物物知位各從方色四時
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新雞骨十日各異

尸子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十日爲霖雨旬
五日爲特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
非太平之應哉

邠天祐崇安寺佛寶舍利記云佛寶舍利屢有異光現於寺
西南隅衆莫能識迨泰和八年四月八日光復太子常時
僧俗大衆尋其跡而探之得古葬藏佛寶其文斑斑可考
迺唐咸通間縣令所作考其歷數自咸通八年蓋三百四
十有二年也卽造金壇護持聞於縣宰縣宰命工圖之以
記其詳

卷之五十二
聖壽和八年澤州判官崔菁云因隨縣官防備蟲蝻于慶州
舉城外崇安寺止宿時縣宰云本年閏四月初八日本寺
獲佛寶舍利初寺之西南屢現光相城內外俱見一日二
小童於隙地見一穴有火光出驚走告於父秦貴秦貴輒
私往就其中劖之得一碧所因詣寺告於僧圓月僧集大
衆往觀之乃古葬地中置一瓦浮圖門鑄已毀一碑有舍
利之讚四字咸通八年陵川縣令崔琛建塔安葬舍利開
於秦貴昔爲縣令藏今復爲縣令出僕親見之故錄其舍
利真像及舊碑文通作一軸置於佛寶中

北大社有唐李衛公廟明天啟二年靈輿買後碑謂衛公過
此衆輯而弗擾民居民德之既去立廟孤寒免疫災旱患
禱則應又按唐人小說公射獵山中宿一矢衣家夜半

門急一婦人謂之曰此龍宮也帝待行雨二子皆出後
澤類何如命乘驄馬繫一小瓶戒曰馬躍地嘶鳴取水漬
馬鬃上一滴水三尺慎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十餘
滴是夕平地水三丈後世祖其說而傳之澤土多旱社人
亦有爲而爲之或曰公三原人嘗偶一過此耳

涇州村李衛公祠萬曆丁酉年碑云白石先生以爲衛公歇
馬之處

高平有好舛嶺陵川有好舛廟廟之祀典不知所從始好
舛食苗蟲也即食米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榆

關野舛蟲害稼入平州畝有群雀來食之一日而盡二十

六年野舛蟲害稼群雀來食之廣德元年秋野舛蟲害稼
關中尤甚米斗千錢長慶四年絳州野舛蟲害稼太和元

一年秋河東同虢等州野蚘蟲害稼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冬
月丁卯同州野蚘蟲生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北邊
野蚘生齊民要術載汜勝之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
以馬踐過爲種無野蚘蟲也張有復古編作子方義同註
野蚘廟所在俱有其卽八蜡索饗昆蟲之遺意與

明鍾伯敬董安于論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
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發
而試之箇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
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銅鍊爲柱質諸
跌而用之則有餘銅矣萬矢於廡寓銅於柱深心在無
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苟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陶
行之竹頭木屑又倣其志而善用之者也 按長子器

銅爲之知古兵器皆銅東觀餘論銅戈辨中論冶銅爲兵
之法獨詳以銅則燥淫風雨所不能變中雜以鉛較利於
鐵李長吉長平箭頭歌所謂婁婁古血生銅花也至後世
易以鐵而冶銅之法亡矣因見長平箭頭徑寸餘三稜其
質銅青黃黧湛土花斑漬猶滯血痕迺附著其說

長平之坑戈頭箭鏃耕人往往得之戈頭不得見見箭鏃數
枚形三脊皆銅爲之土花猶漬古血夫兵器皆利用鐵此
率用銅未識何義及閔黃長睿銅戈辨甚詳云昔始皇二
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鍊金人十二重各
千石又春秋傳僖公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
鑄之盟曰毋以鑄兵遂以鑄三鐘夫五金皆金也秦人之
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可知矣是古者以銅爲兵誠然又云

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淫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
形確乎有常若君子之行是以昔人尚之由是言之誠其
長平箭鏃多銅亦奚足怪余隨家大人官澤高平屬邑也
因得見長平箭頭又見東觀餘論之說并及之惜亭朱會
長平箭頭

至弇州碧落碑跋云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
便摹拓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爲陳惟
正李讓李瓘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讓爲母
房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一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
天下之能篆者李異之聽所爲則屬戶三日乃開化一白
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以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陽冰竟
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一年不成其妙如此豈惟正讓

瑯小子所辨乎李書標出韻攝鐘鼎款識以故與本小
異耶識之以俟知者 按今碧落寺有金明昌五年刻
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碑云唐韓王元嘉三子黃公讓爲
母妃房所屬石刻彌勒像磨崖篆碑後刻絳州又刻天尊
像磨崖篆碑文異而篆同皆誤一筆書也宋劉義叟仲夏
恨未通識會脩唐書携楮本之局因宋子京始能盡通貽
澤守朱選從子敏求隸書刻石府廡歐公集古錄及弇州
跋皆未悉此故於絳州別石互有指名耳今澤州碑已燬
獨許碑尚存其詳可攷

予游盤亭山宿于峰寺尋後唐明宗勅及洪憲禪師遇合盛
事惜寺燬于火碑亦灰燼今所存榻本乃康熙二十一年
歲在壬戌寺僧模勒非唐時物矣碑存陽城縣北劉村

泉寺寺亦洪密禪師道場俗傳明達千峰晴倚靈泉是也家竹垞先生跋語已載郡志中因尋碑刻所在并記之以待考 又按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敕云靈壽所奏山院種到秋夏田苗乞免苗稅云云考靈亭僻在萬山中石田不墾地力荒穢寺僧尚有蠲稅之請其時之民可知矣宜乎杜荀鶴詩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讀之慨然

冬秀亭詩話

郡東南青蓮寺寺左擲筆臺相傳晉慧遠禪師建利著涅槃經成擲筆駐空得名是說也余嘗疑之按蓮社高賢傳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好學欲渡江從學范甯有志不遂時沙門道安建利太行聞安歸請教若經頓然開悟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于晉武帝太元六年至海陽見廬

山閣乃立精舍于山峯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是建公結社于東林者為是未嘗建利于太行也豈法師隨安歸魏經後遂訛為建利歟又考青蓮寺有唐太和七年碑碣云周有惠遠法師晉城霍秀人製涅槃疏擲筆昇空精義大神以驗其旨臺之名由是始按霍秀村在澤州城東南去寺不遠再考青蓮寺下院淨影寺明萬曆元年郡人蓋顏重脩碑記云隋開皇年間高僧遠公俗姓李氏卓錫于此春秋七十卒本寺所云隋開皇間正與前碑北周時人語合其非東林之慧遠明矣况者涅槃疏擲筆騰空一事在蓮社已屬幻妄後人因其名偶同又從而附會之古蹟之傳訛類如此不可不辯 同上

讀魯書文廟禮記二記魯書取裁于晉而氣骨蒼雅絕法

近世桃巧之態昔人謂元人書法有復古之功豈不信然
 惜其碑為風雨剝蝕日就湮滅好古者不能不為之動念
 粹之藝文以帖為重明宣德間石移晉宮久而湮沒竟使
 好書者懸千金購之而不可得惜哉所餘者蒼頡史籀諸
 刻尚矣即碧落傳雙鶴之神泮宮副右軍之墨猶與棘壁
 竝珍焉 省志

涿化錄論民壯曰宏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
 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兌五石仍免戶
 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成化二年勅御史
 一員往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監臨據民
 精壯可用者編成什伍遂得兵五千餘名委官統之時加
 訓藝聽調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
 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其優恤之如此陝西土

兵之制始此宏治因推其法於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
 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
 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以上者每里
 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
 行糧其後起邊之役出而民壯始授民矣按明原點民壯
 為土兵延綏盧祥初議本為實邊邊兵有三在本鎮為本
 兵調自他鎮為客兵及原點民壯為土兵土兵猶寓於農
 務鄉里官伍兩族間軍師之遺意唐之昭義步兵宣武軍
 手變化府兵而訓之比於汴宋陝西之義勇涅其面者蓋
 猶矣明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
 一兼錢糧何民出也議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

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軍無遠戍之
勞民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胡公所請亦土
兵云卽今州縣有事調兵募兵所過騷擾民不勝害卒不
得其亾矢遺鏃之用此屬不念室家不肯出死力故也然
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額設民壯護城池扞
牧閭卽土兵也若準兩漢守令之法郡縣土兵出使將之
豈使大盜橫行望屋而食哉顧名在而實廢行之者予其
權於三老耆夫不免賣放填寫顧募頂役則不復有寔用
以今更張天下之勢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明時盛於王陽明在宋南
之白芳子芳疑芍

翠天賦州司馬當塗張一躍以其廳事右屋有古槐
可一丈五尺中空而不枯謂其折巨橫不傷遂從而
之越十二年滇南張大爲至又以其欲撤屋折枝而廢
亦從而神之各有記石刻槐亭壁上

明 通晉紀行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

魯歷汴抵衛出脩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
冶器集焉渡清河田禾益茂嘉樹滄鬱居人引泉水爲長
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旁載白楊蕭蕭
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地首是始入太
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
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爲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
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
嶺神原愴恍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

俄而雨驟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定然若畫爲小憇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蹇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回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舊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村莫抵喬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至平午後飯長平驛卽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聞秦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者自此而北爲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旣棄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爲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力合

而爲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道軍糧卽絕絕甬以死激士心決圍猶可康幾萬一因循至於餓相食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能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有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爲丹嶺復上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曠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欲走地也卽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繭絲也一十一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壘障高峴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噪晚輕輿中下見數足躡躡旁皆絕壑乃知浮塗海

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目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
驛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鋪舍大
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
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鬣欲搏人車馬
濺濕澗道水暴發昇犬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
九退時時行絕蹬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
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
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鋪且賧矣衆前自更十五里爲
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
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策棄行李挾其
人使佐昇束燎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噴
吮若擊數千金盃洶湧衝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

足雖涉就然不能踰屢因買昇者勇亂流譁呼墮而渡相
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遙遙躡高嶺其峻陔視前更倍雨
復大作束束皆滅昇夫固乘然不能以左右輔與第號呼
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路下輒後路跬武盡粉度不
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稍稍定
抵驛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
痕因自哂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已
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沿
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束流爲瀑布爲簾爲怒虬爲渴虹
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
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與亦盡
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

五鼓復發雨已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讓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陴爲澗澗旁稍高爲道道稍有羨地則爲市舍羨地稍寬而稍旱險則爲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城陀上下則爲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縣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開爲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牌睨輒作一樓卽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繁後平張孝純後下卽真世宗宋藝祖之神武粘罕之雄強而不能建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陬而瘠其口無所不精數非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履任

宋治平三年明道程先生來令晉城建鄉校七十二處社學數千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惟鳳臺城西北鄉地名書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先生所設教之地

正此一區餘皆無聞矣檄下縣凡古晉城所轄通加搜訪

于鳳臺之五門巴公

有雍正十二年重修碑記

大陽東

明正德三年建士表碑

大陽西

明天啟五年碑記

來村

一名鳳樓鄉有康熙四十五年碑記

李村等里有

文廟六處疑卽先生鄉校之舊也于高平之辰堰卽庄石村勾要建寧前里建寧後里魏庄徘徊趙庄米山吳庄裴

有康熙七年重修碑記

泉陳村李門馬村東宅周纂唐安古寨伯方

富山原村小城等里有文廟二十三處皆無碑碣可稽即得一二重脩碑記皆明季及國朝所立亦不言及創始

年月要皆先生鄉校之遺址多歷年所日就荒圯今所訪

合兩邑而止二十九處餘皆蔓草荒煙地且不可考况屋

舍耶恐此後更多隳廢遂悉記其處以待考古者冬秀春

勝川令黃國燦學廟記謂攷陵川宋金時七狀元棧武十二

進士濟美一邑之科名甚盛至明時澤潞沁遼四州三百

年進士及第者才二人壺關郭翀洪武開科傳驢躬一上

寢其親置第二而以吳伯宗舉首前明高平趙軌郭翀傳

載洪武登科錄曰洪武三年庚戌二月詔自今年八月為

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傳述

今文賢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筆于庭擬其舉

謬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乘者待以顯擢使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八月京師及行

省鄉試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四年辛亥春正月定為三

年一舉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二月會試事行中書省

命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為主文官侍讀學士

層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為同

考試官以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知貢舉初場五經義各一道易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

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樂高莫大乎富貴備者

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書日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禽受敷施九德咸事

後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詩蓋
爾圭瓊和也一酋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廟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春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
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已未同
盟于鷓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襄公三年禮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
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是故其
成也擇恭敬而溫文四書擬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
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皋
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
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夫伊

聖孔子之祖述其見知聞知者抑有同異與請究其說
一傳明禮論擬光武封功臣爲列侯詔建武二年擬唐
太宗以馬周爲中書令詔貞觀十八年擬唐魏徵謝陳侍
中表貞觀七年三場策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爲
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唐虞之庶事成周之典法其亦
尚矣自是以下漢以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定新樂應孝
孫奏雅樂房元齡修律令李衛公明兵法論者謂唐萬日
舉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千
戈載戢紀綱旣正然猶曰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詔興科
第博采群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藝藝講以立
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天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稱

而聞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況以正
俗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
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蒞政也
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遺謀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選
舉之與資格孰爲銓曹之要法乎鹽鐵國之大利也何以
除奸而去弊乎漕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國
家權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必可
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毋有所隱二月
廿九日獻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策以敷天
勸民爲國制曰天道穹隆而邇遙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
焉地道鴻龐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
虛列聖之所以載在祀典而以南北郊爲首風次以宗

廟社樓下再瞻于山川庶幾若此將以爲神之靈必然而
祀焉景忱德凝植而祀焉且神之爲神也或寂或見果錄
災福焉今敢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敬慎何如設所
勸民者宜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
不遑暇食者奈何爲耶豈勤于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宜
莫急于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
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果何道而致
然與蓋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畧明日張榜授
職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及第二甲楊自立等計七名
出身三甲姚宗敬等一百名皆同出身賜伯宗朝服冠帶
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詣先師廟釋奠
郭翀涇州壺關縣人授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

主事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縣丞李素鞏同縣授宜春
縣丞潞州晉罡樂安縣丞長子郭隣福清縣丞屯留王錫
崇仁縣丞潞城張鶴縣丞王砥縣丞高麗入試者三人
惟金濤登第授縣丞柳伯林寶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
自此至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
比子午卯酉年八月鄉試辰戌丑未年二月會試按志蘇
字彙洪武傳臚第一上寢其親殿第二三百年間澤潞
沁遼四州進士及第纔兩人以爲澤潞沁遼之文章無以
當上意先朝許狀元陳狀元趙狀元七狀元兩雙狀元莫
不具議今澤潞沁遼乎澤潞沁遼之厄兩人不可不傳因
家開科取士得人之制亦不可以不傳明之進士古之
出也自漢董仲舒孫宏皆以賢良舉不問明與未有事後

孰會試中式舉人策問而對大廷黃榜自內傳示始賜進
士定甲第而無去取蓋彷彿制科之意其無去取者重革
元胥役游食奔競非科貢不與官取士之數不足當任
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是以人才常不足用亦猶唐宋兩
太宗深懲六朝五代之亂以刷滌垢活勸人忠義爲本連
闕禮闈收采時俊書謂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非謂中式
舉人皆賢無去取也顧唐宋進士科兼詩賦明經科主經
義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於是焉出
蓋釋義近正不免習爲學究詩賦必博觀泛取出入諸
百家古學有關於治豈詩賦之得人哉自安石黜詩賦
經義至今一以取士經義之外不問其餘經史百家不復
知爲何物學日專識日陋而寸日下不過明經一利耳

場雖兼論表判策非主司之所重亦非士之所習數其有無而已矣數其有無豈文章哉無文章安得有賢良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王晉溪議官資之濫宜有黜落愈能文章熟於吏部歐陽修知文章別爲劉幾而必黜之去取不可以不嚴邱瓊山論題目之險國初題目見成通經者通其意耳後乃割截牽搭致文章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宋御藥院印給試題所出罷上請之例差試以人爲天地心賦開換題之端經義不可以不正王守溪經義取士之法微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意必兼通諸經博學于史詞賦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劉業孫院特賜及第盛名不工爲詞蘇軾蘇轍爲展試期直諫有過於用制科不可以不復制科復而真文章出真賢良

亦出制科部不可復經義雖正去取雖嚴進士亦猶學耳杜黃裳訪名士於今一契而李汧公獎孤寒於今疑迂李崖州抑浮薄於今疑黨黨與成於下奔走市交而泛濫廉厥爲無用於是南宮進士東閣郎君有才如原父無勢無章持應避不避而私收之矣固宜澤潞沁遠之及第者絕少也夫澤潞沁遠今固無文章也三歲傳臚拔擢平地登天豈遂足以畢文章之能事而秤量人才可乎人才之有愧於古經義累之也經義取士正矣士習不可猝變莫若初場問策洪武初止一問題少則所對明而士乃通今二場科論表判題多則所學見所學見而士乃博古天下通今博古之才不明經義者無之三場試經義上有以辨所習之淺深下有以識所取之輕重天下之士皆將

爭自琢磨奮於功名而翹翹然興起文章以此盡人才之用澤潞沁遼亦可以勉強有成矣

池北偶談載會試二亥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重行會試按順治丙戌舉行鄉試至康熙十六年丁巳以監生開利山西合河南山東于豫省鄉試康熙五十二年

萬壽單思重行鄉會試

今上卽位癸卯四月鄉試八月會試甲辰二月鄉試皆

西朝曠典而茲郡復不乏人備載之以資談故者

檢閱舊卷頗用憮然念滄斯郡民氣多淳良迺猶有不逞者竊發致勞憲思雖不智見然慮教化未洽俗不長厚有河之責也因降序示懲之既以自惕且以惕民

鹽官之法行而犯者屢見不知趨不義之利如趙湯鮮有不焦爛者澤之鹽筴本清嚴康熙四十二年忽有攘利者出如梟徒李奎俊姬八等聚衆至九十餘人劫各縣鹽店十三處械石擊傷官弁斃捕役七人後駢首而誅者至二十二愚民脅煽遂猖披潰決與官府仇守城戒嚴如遇大敵幸渠魁喪元而梟黨鳥獸散矣習用蠶凌漸流不靖爾民知向利而善隨之不若戮力耕桑以長享熙暉之爲安且久也

雍正五年有臨汾縣諸生李亨榮者以代人爭田不勝遽以鄉民田姓者指首叛逆於道旅中捏說構造一冊行次北水縣遂匿名詭投而去書中繪畫前後情節如舊青愁及布置形勢開墜多禮計畫精詳屢屢如見請行事且請尋

時睚眦之嫌亦盡行羅入并又造作姓名里居致使撲捉無辜墓地受阱幸獲函在旦夕而震隣之慮已徧處處矣梟鏡皮毛亦被文彩校悍成性變而獲兇賊在師儒宜以詩書導迎其善氣俾性情風化咸歸詠歌舞蹈之中良苗易殖很莠不得而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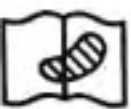
雍正五年間新廣聚衆爲匪一節緣廣向入白蓮教長子張冉公黨冉公每思劫掠富室繼濟源縣小者翟斌如至潛謀不軌廣遂乘張依翟翟亦志在劫掠迨魏智盜機先發廣黨遽歐差橫行而逆跡大著矣其教有彌勒佛白蓮等名齋公齊母等日皆喫菜事魔法斷葷酒身被黃衣布散黃符朝夕禮拜病不服藥其葬則不擇地唯教主指示即掘土瘞埋所誦經咒有立天後會等書外人不能識也互相煽惑以爲民害此案等語洗發得早撲滅平情勘辦不妄姓連翟斌如斬廣等六人以証法太原西節王君職察八人監後取斬其案始定澤阻山負險每易藏奸司牧者宜嚴禁左道勿令嘯聚致噬臍無及也

雍正十年六月十二日沁河里茹泣倚報秋泉里宋三海山等聚衆行兇強洗早婆糾率七村居民千餘人圍住黃河村言本村茹某珍妻衛氏生下早鬼抱兒出驗並無蒂破而人多語襟襟稱無論是否與不是必欲淋洗早婆爲名竟將衛氏易穿孝服擡放下河強洗冷水又將茹氏房屋拉毀手持三眼鎗大呼盤古初分洗過早婆今日舉火星落在他家屋上稱他龍母三胎不出七胎即兩現莊五日兩下兩此是明驗等妄語邑令羅若藻立即重懲

潯城以曉愚頑澤地多旱每逢祈雨輒妾指生泥濘兼及
墮地即死者為旱鬼其產母必將冷水淋洗多致產後受
傷身死聚衆橫行愚民惡俗殊駭聽聞其妄誕不經審訂
伯娶婦何異父母斯民宜申厲禁

澤郡五屬皆山高土瘠耕者以積糞為壅灌計否則儉收矣
孟子所謂百畝之糞蓋教上下農夫而均利之每見居民
文契皆載糞池幾區坑屋幾所入券中一有不均接臂結
訟其俗習如此高平生員郝軾家因淘糞坑吳起鳳等經
糞三命高平褚令因洗冤錄不意糞毒一條疑案核連竟
以殿籤通報嗣委鳳臺縣令檢閱三屍並無傷痕惟牙根
骨青黑色件作食供抗種不義遂卷夏秋三季毒氣鬱蒸
墮坑被毒者多命遂議決以糞壅猛入口即死不在壅

之深淺凡中此毒者皆牙根骨青黑也上下唇吻發青不
比中他毒死皮肉起炮骨殖青黑也聞訪土人解毒法先
用桐香焚燒并投桐木片入坑可辟吳壽又高平魏庄有
醫氏張敏等販猪為業因小猪誤落糞坑二客下坑撈救
人皆中糞毒頌命驗其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發青與吳
起鳳等同是糞毒殺人較他毒尤甚二案可謂明驗矣恐
後人有疑留此備考并宜添入洗冤錄以清冤獄也
民俗小兒死不瘞棄置原野任群犬噬咄謂可免生而不育
之累過者不忍視夫父子天性死而掩之亦必有道乃函
骨條委羣噬豈復有仁心哉士君子急應善化惡習務



卷之五十一

25296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25281-296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字迹模糊

原件个别地方破损

(雍正)澤州府志五十二卷

(清)朱 棹修 田嘉穀纂

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十六冊

本部书共摄制 3 卷

(1) 卷一至卷三十三

(2) 卷三十四至卷四十六(上)

(3) 卷四十六(下)至卷五十二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卷四十六(下)至卷五十二